

05005A

書叢藝文國中 新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集步腳

著鈞紹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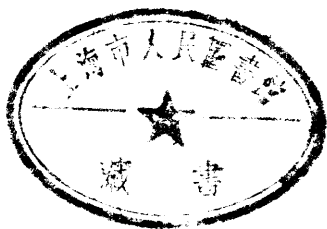
蒙社創
學社圖書藏書

版出局書國中 新

上海圖書館

"請愛惜公 勿再塗寫!"

中 國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1621B

中華業餘圖書館

分類	編號	借期	重量
2A	4408		
320			
登記號	22805		

6809

作者自記

隨筆書感的文字，數年來所作也不算少。在寫作的當時，總覺得確乎有一些話要說，而說來也還有點意思。但日後重讀，往往祇感惶惶，彷彿醒時聽人家傳述自己的醉語，那裏來的這許多沒意思的話！一直不想把這些文字編集刊行，即爲此故。

近承新中國書局徵稿，情不可卻，勉從這些文字中選出十篇，更把未入集的小說兩篇合在一起，以便刊一小冊。其中幾篇講到讀書爲學，頗菲薄「讀書」「讀書」儘嚷的人。我知道弗洛伊特派必將說自己少讀書，便菲薄讀書，來掩飾自己的貧乏。對於這個，我不想辯護。另外三篇，每篇記敘一二人物，雖他們感動我者或深或淺，總之值得永遠紀念。所以我自己比較愛惜這三篇。

因中間有「雙雙的腳步」一篇，即題此冊爲「腳步集」，取便稱謂而已，別無深微的意義。

一九三一年六月一七日，

葉紹鈞。

篇次

文十篇

讀書·····	一
「雙雙的脚步」·····	七
與佩弦·····	一三
國故研究者·····	二一
「怎麼能·····」·····	三三
「心是分別不開的」·····	三七
兩法師·····	五三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六五

過去隨談……………七三

作了父親……………八五

小說二篇

李太太的頭髮……………九三

某鎮紀事……………一〇九

讀書

似乎有點詩興的樣子，嘴裏哼着「雲淡風輕近午天」或者「日暖風和二月天」這裏邊有詩，這裏邊有「仄仄平平仄仄平」這裏邊有雲呀風呀什麼天呀的詩境，雖然不是自己的名句，總覺得至少是個懂得詩能夠吟味詩的雅人。一看到「啊，沒出息的狗，如果我給了你一包糞，你大概就會歡天喜地的聞了他……」情形就不同了，這固然也算是一個意思，然而裏邊這也沒有，那也沒有，還成什麼詩！於是連忙跑去洗眼睛，最好水裏邊融着一大包的礆。但是人家的確算這是詩，而且是名詩人波特來爾的詩。這就沒有法子，只好說「那里管得了這許多！」

同樣的情形，翻開線裝書來，一陣的詰屈聱牙，一陣的心性義理中庸達道，就覺得貌躬上頗有點「先哲之教」這就了不得了，好像偶爾坐一回二等車，頗自覺帶點兒紳士

的氣度一樣。這所以胡梁諸大家以及某某某國文門教授國語科教員等開出學生用的書目來，總有這麼一個看得出來的迹象，就是這也舍不得不要，那也舍不得不要，結果，都來一個罷。近來京報副刊徵求人家公舉十種青年必讀書。十種的數目可謂不甚多了。「必讀」兩個字又限制得何等嚴緊，可是有選舉權的先生們總不肯放鬆幾種線裝書，一定要投舉一票（雖然也有幾票是畫上一個×，表示難舉，或竟老實寫舉不出的），這又大可以窺見此中消息。

我們過的是現代的生活，不懂得詩不能夠吟味詩未必即等於不能夠生活，又況詩這樣東西原來是超乎「仄仄平平仄仄平」以及雲呀風呀什麼天呀之外的。依此類推，我們過的是現代的生活，不懂得「先哲之教」未必即等於不能夠生活。你說要曉得一點爲人的道理，處世的法門，如社會科，如童子軍青年團的訓練，都可以滿口應允，擔任下來，「先哲之教」的必需何有哉？雖然我沒有向京報副刊賀賀然投一票，我卻覺得中間有幾位先生舉的「結婚的愛」這部書很不差，是青年必讀的，假若我投票，必定寫牠上

去，作十種中之一種。這因為不懂得孟子荀子並不要緊，到研究現代的哲學教育學心理學時，所得一定豐富且正確得多；而不讀「結婚的愛」而結了婚，對於結婚生活了解較少，那就喫了眼前的虧。

何況線裝書裏豈僅「先哲之教」而已？在一陣的詰屈聱牙中間，雖然臭的，彷彿有點兒香，雖然惡的，又彷彿有點兒善；古人總是不錯的，寫下來給我們後生小子看總有大道理，說牠沒意思，反顯得自己的不學，於是這麼啣唔一頓就混過了；又況這就頗有點博通的光榮。因此，你說要讀這個，我也說要讀這個。青年真交運，為他們預備的異味這麼多；所微惜者，只恐他們的胃太弱腸太細。

又況，喫河豚須得拚死，煮山菌要伴銀傢伙，異味往往毒的多。

顧頡剛先生以為要顯示線裝書的含毒，當作翻譯的工夫。他說：

舊道德的權威即伏在古書的神祕之中，越難讀就越神祕，使得攻擊牠的人眼花撩亂，不得要領；若是翻譯出來，大家知道原是這麼一回事，牠就要站不住了。

這固是很好，你要說她是美人，須得她裸體時見得是美才相信才佩服，翻譯就是替她脫下衣裳的辦法。衣裳脫下了，佝背凸腹天花癩肉疙疸都顯露出來了，任你利口，還能說這是美人麼？可是，這不免復與那「古今文之爭。」我們做了翻譯的工夫，他說這是「新文，」是非聖的，是畔道的，這就大有給他強嘴的機會了。所以這方法未必有全效。

我也想了個法子，姑且寫在這裡。藥房裏或是化學室裏，對於含毒的藥品往往特地標明，意思是恐有拿錯誤喫，鬧出什麼亂子來。竊取其意，以為對於含毒的書應在封面上大字特書「內含毒質，讀者當心。」讀者大概是有眼睛的，又大概是識字的，這八個字又是「平民千字課」裏邊載着的，一定不至於有弄不清楚的意外。這就頗含點「救救孩子」的微旨，其功德定不在花了錢在報上大刊其「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丹桂籍」之下。但是，這個方法也有點行不通。舊版善本是向來不刊這八個字的，而大書館小書坊等雖然頗有翻印舊書的傾向，若刊上這八個字，不是與發明「此地無銀二十兩」這名句的這位先生同等地傻麼？多財善賈的僧先生那里有這樣想不通的？這是一層。毒藥瓶

只須擺在藥房裏同試驗室裏，只消由藥劑師化學師們去弄，沒有家家的小孩子各拿着一兩瓶在手裏玩的。我們認顧頡剛先生之類是藥劑師化學師，他們自己弄慣了藥的，難道還不會在藥瓶上做個標記，卻待我們來代他們做麼？至於小孩子以及其他的人，只要不是藥劑師化學師，本來就不必同毒藥接近，又何須爲他們特地在——毒藥瓶上作標記？這又是又一層。

而現在的情形又非所語於此。先生們非特不肯救救孩子，書館裏不印，就自己提起大筆一一替他們題這八個大字；更因自己吸慣了鴉片，就生吞三錢還是個活煙鬼，便以爲毒藥是非喫不可的，於是一瓶瓶封着當施藥送。這有什麼法子呢！

我望見前面一片黑。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作

此
页
空
白

「雙雙的腳步」

小孩子看見好玩的東西總是要；他不懂得成人的「欲不可縱」那些條例，「見可欲」就老實不客氣要拿到手，否則就得哭，就得鬧。父母們爲愛惜幾個銅子幾毛錢起見，常常有一手牽着孩子，只作沒看見地走過玩具鋪子的事情；在意思裏還盼望有一位魔法師暗地裏張起一把無形的傘，把孩子的眼光擋住了。魔法師既沒有，無形的傘尤其渺茫，於是泥馬紙虎以及小喇叭小桌椅等等終於到孩子的手裏了。

論理，到了手裏的後文總該是暢暢快快地玩一下子了；玩得把爸爸媽媽都忘了，玩得連自己是什麼，自己在什麼地方都忘了，這是可以料想而知的。但是事實上殊不盡然。父母說，「你當心着，你不要把這些好玩的東西一下子就毀了。最乖的孩子總把他的玩意兒珍重地藏起來。現在給你指定一個抽屜，你玩了一歇也夠了，趕緊收藏起來罷。」

母說得更其鄭重了，「快點藏了起來罷，藏了起來後日再好玩。只顧一刻工夫的快樂，忘了後日的，這是最沒出息的孩子。我小時候，就把小木椀鄭重地收藏起來的，直到生了你的父親，還取出來給他玩。你不要只顧玩了，也得想想留給你將來的孩子。」這樣在旁邊一陣一陣地促迫着，孩子的全心傾注如入化境的玩戲美夢是做不成了。他一方面有點兒生氣，一方面又不免有點怕父母祖母們的威嚴，於是頹然地與玩具分了手。這常見比沒有買到手還要難過；明明是得到的了，卻要擱在一旁如同沒有得到一樣，這只有省克工夫有名的大人們才做得來，在孩子確是擔當不住的。

隔天泥馬紙虎等等又被請出來了，父母祖母們還是那一套，輕易地把孩子的美夢打破了。這樣，孩子買了一份玩具，倒彷彿買了一個缺陷。

這似乎是無關重要的事情，孩子依然會長大起來，依然會擔負人間的業務，撐住這個社會。但當他回憶起幼年的情況，覺得生活不很充實，如同洩了氣的氣球，而這又幾乎是沒法填補的（那有一個成年人擎起一個紙老虎而玩得一切都忘了的呢？我們讀過

梭羅古勃那篇小說「鐵圈」，講起一個老苦的工人獨個在林中玩一個拾來的鐵圈，他覺得回轉到童年了，滿心的快樂，一切都很幸福。這也不過是耽於空想的小說家的小說罷了，這時候憾惜就網絡住他的心了。

世間的事情類乎孩子這樣的遭遇的很多，而且往往自己就是父母祖母。譬如儲蓄錢財，理由是備不時之需。但當用錢財的時候到了，考慮一下之後，卻說「這還不是當用的時候，且待後日別的需要再用罷。」屢屢地如是想，儲蓄的理由其實已改變了，變而為增加儲蓄簿上的數目。在這位富翁的生活裏，何嘗稱心恰當地用過一回錢呢？

學生在學校裏念書做功課，理由是預備將來做人，將來做事，這是成千成萬的先生父母們如是想的，也是成千成萬的學生們信守着的。換一句說，學生過的並不是生活，只是預備生活。所以一切云爲，一切思慮，都遙遙地望着前面的將來，卻抹殺了當前的現在。因此，自初級小學校以至高等大學校裏的這麼一個個的生物只能算「學生」而不能算「人」，他們只學了些「科目」而沒有作「事」。

念書，念得通透了，走去教學生。學生照樣地念着，念得與先生一樣地通透了，便也走去教學生。順次教下去，可以至無窮。試問，「你們自己的發見呢？」「沒有。」「你們自己享用到多少呢？」「不會想到。」這就是一部教育史了。聰明的大學生發見了這種情形，作了一篇叫做「循環教育」的文字，若在歡喜談談文學的人說起來，這簡直是寫實派。然而大學教授們不舒服了，一定要把作者查出來嚴辦，於是鬧成大大的風潮，讓報紙的教育新聞闌有機會誇示材料的豐富。大學教授們大概作如是想：「循環難道不好麼？」

上對於父母，我得作孝子。自身體髮膚以至立功揚名，無非爲的孝親。下對於兒女，我得作慈父。自晨粥灌湯以至作牛作馬，無非爲的贍後。這的確是人情，即使不捐出「東方文化」「先哲之教」等金字招牌，也不會有誰走來加以否認，一定要說對父母不當孝，對子女不當慈的。可是，對自己呢？沒有，什麼也沒有。祖宗是這樣，子孫是照印老版子。一串的人們個個成爲拋荒了自己的，我想由他們打成的歷史的基礎總不見得結實吧。

將來的固然重要，因爲有跨到那里的一天；但現在的至少與將來的一樣地重要，因

爲已經踏在腳底下了。本與末固然重要，因爲牠們同正幹是分不開的；但正幹至少與本末一樣地重要，沒有正幹，本末又有什麼意義呢？不懂得前一義的人無異教徒之流，以現世爲不足道，乃心天堂佛土；其實只是一種極貧儉極枯燥的生活而已。不懂得後一義的人，猶如喫甘蔗只取本根與末梢，卻把中段丟在垃圾桶裏；這豈不是無比的傻子？

過日子要當心現在，喫甘蔗不要丟了中段，這固然並非勝義，但至少是正當而合理的生活法。

朱佩弦的詩道：

「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白水，

只謹慎着我雙雙的腳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九日作

此页空白

與佩弦

每回寫信去，總問幾時來上海，覺得有許多的話要向你細談。你來了，一遇於菜館，再見於鄭家，三是你來我家，四呢，便是送你到車站了。什麼也沒有談，更說不到「細」，有如不相識的朋友，至多也只是「顛頭朋友」（註二）那樣子，偶然碰見，說些今天到來明天動身的話以外，就只餘默默地了。也頗自爲提示，正是滿足願望的機會，不要輕易放過。這自然要趕快開個談論的端，然後蔓延不斷地講下去才對。然而什麼是端呢？我起始覺得我所懷的願望是空空的，有如燈籠殼子，我起始懊悔平時沒有查問自己，究竟要向你細談些什麼。端既沒有，短短的時光又如影子那樣移去無痕，於是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

過幾天後追想，我所以懷此願望，以及未得滿足而感失望，乃因前此晤談曾經得到

愉悅之故。所謂願望，實在並不是有這樣那樣的話非談不可，只是希冀再能夠得到從前那樣的愉悅。晤談的愉悅從那里發生的呢？不在所談的材料深微或偉大，不在究極到底而得到結論（這些固然也會發生愉悅，但不是我意所存），乃在抒發的隨意，如閒雲之自在，印證的密合，如呼吸之相通。如你所說的：

……促膝談心，隨興趣之所至。時而上天，時而入地，時而論書，時而評畫；時而縱談時局，品鑑人倫，時而剖析玄理，密訴衷曲……

可謂隨意之極致了。不比議事開會，即使沒法解決，也總要勉強作個結論，又不比登臺演說，雖明知牽強附會，也總要勉強把牠排成章節。能說多少，要說多少，以及願意怎樣說，完全在自己的手裏，絲毫不受外面的牽掣。這當兒，名譽的心是沒有的，利益的心是沒有的，顧忌欺誑等心也都沒有，只爲着表出內心而說話，說其所不得不說。在這樣的進程中，隨伴地感着一種愉悅，其味甘而永，同於藝術家製作藝術品時所感到的。至於對談的人，定是無所不了解，無所不領會，真可說彼此「如見其肺肝然」的。一個說了這一面，又一個

推闡到那一面，一個說如此如此，又一個從反面證明決不如彼如彼。這見得心與心正共鳴，合爲妙響。是何等的愉悅！就是一個說如此，又一個說不然，一個說我意云爾，又一個說殊覺未必：因爲沒有名譽利益等等的，心在裏頭作祟，所以羞憤之情是不會起的，駁詰到妙處，只覺得共同尋到勝地的樣子，愉悅也是共同的。

這樣的境界是可以偶值而不可以特闢的。如其寫個便條，說「月之某日，敬請駕臨某地晤談，各隨興趣之所至，務以感受愉悅爲歸。」到那時候，也許因種種機緣的不湊合，終於沒什麼可說，興味索然的。就如我希望你來上海，雖然不會用便條相約，卻頗懷着寫便條的心理。而結果如何？不是什麼也沒有談，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麼！或在途中，或在斗室，或在將別以前的旅舍，或在久別初逢的碼頭，各無存心，隨意傾吐，不覺枝蔓，實已繁多。忽焉念起：這不已沈入了晤談的深永的境界裏麼？於是一縷愉悅的心情同時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回味適纔所說，一一雋永可喜，這尤其與茶味的比喻相類。但是，逢到這種愉悅初非意料的。那一年的歲盡日，與你同在杭州，晚間起初覺得無聊，後

來不記談到了什麼，興趣好起來了，彼此都不肯就此休歇，電燈息了，點起白蠟燭來，離開了憩坐室來到臥室裏，上牀躺着還是談說，兩牀中間是一張雙抽屜的桌子，桌子上是兩枝白蠟燭。後來你看時計，你說一首小詩作成了，念給我聽，是

除夜的兩枝搖搖的白燭光裏，

我眼睜睜着

一九二一年輕輕地熬過去了。

你每次來上海總是慌忙的。額類的部分往往泛着桃花色；行步急遽，彷彿有無量的事務在前頭；而遺失東西尤爲常事，如去年之去，墨水筆同小刀都留在我的桌上。其實豈止來上海時，就是在學校裏，課前的預備，我見你全神灌注，表現於外面的情態是十分緊張；及到下課，對於講解的回省，答問的重溫，又常常紅漲着臉。你歡喜用「旅路」這類的

詞兒我想借用周作人先生稱玉諾的「永遠的旅人的顏色」(註三)一語來形容你慌忙的神氣，可謂巧合。我又想，可惜沒有到過你的家裏，看你辭別了旅路而家居的時候，不是也這麼慌忙的。但我想起「人生的旅路」的話時，就覺得無須探看，「永遠的旅人的顏色」大概總是「永遠的」了。

你的慌忙，我以為該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你的認真。說一句話，不是徒然說話，要掏出真心來說；看一個人，不是徒然訪問，要帶着好意同去；推而至於講解要學者領悟，答問要針鋒相對；總之，不論一言一動，既要自己感受喜悅，又要別人同沾美利。(你從來沒有說起這些，自然是我的揣度，但我相信「雖不中不遠矣。」)這樣，就什麼都不讓隨便滑過，什麼都得認真。認真得利害，自然見得時間之暫忽。如何教你不要慌忙呢！

看了你的「海闊天空」與「古今中外」一文的人，見你什麼都要去賞鑑賞鑑，什麼都要去嘗嘗味兒，或許要以爲你是一個工於玩世的人。這就錯了！玩世是以物待物，高興玩這件就玩這件，不高興則丟在一旁，態度是冷酷的。而你的情形豈是這樣呢！你並非

玩世，是認真處世認真處世是以有情待物，彼此接觸，就交付以全生命，態度是熱烈的。要講到「生活的藝術」我想只有認真處世的才配；「玩世不恭」光棍而已，藝術家云乎哉！——這幾句就作你那篇文字的「書後」，你以為用得着麼？

這回你動身，我看你無改慌忙的故態。旅館的小房間裏，送行客隨便談說，你一壁聽着，一壁檢這件，看那件，似乎沒甚頭緒的模樣。館役喚來了，教把你新買的一部書包在鋪蓋裏，因為箱子網籃都滿滿了。你幫着拉毯子的邊幅，放了一邊又拉一邊，更有伯祥幫着，但結果止打成個「跌尸」鋪蓋。」（註三）於是你把新裁的米通長衫穿起來，剪裁寬大，使我想起法師的道袍；你的臉上略帶着小孩子初穿新衣那樣的驕意與羞慚。一行人走出旅館，招呼人力車，你則時時回頭向旅館裏面看。記認耶？告別耶？總之，這又見得你的「認真」了。

在車站，你悵然地等待買票，你來回找尋送行李的館役，在這昏黃的燈光和朦朧的煙霧裏，「旅人的顏色」可謂十足了。這使我想起前年的這個季候在這里送頤剛。頤剛也是什麼都認真的，而在行旅中常現慌忙之態，也同你一樣。自從這一回送別之後，還不曾見過，我深切地想念他了。

幾個人着意搜尋，都以爲行李太重，館役沿路歇息，故而還沒送到。那知他們早已到了，就在我們旋旋轉轉的那塊地方的近旁。這可見你慌忙得可以，而送行人也不無異感塞住胸頭。

爲了行李過磅，我們同看那個站員的鄙夷不屑的嘴臉。他沒有禮貌，沒有同情，呼叱般喊出重量同運費的數目。我們何暇惱怒；只希望他對於無論什麼人都是這樣子，即使是他的上司或洋人！

幸而都弄清楚了，你的兩手裏只餘一隻小提箱和一個布包。「早點去佔個坐位吧。」大家對你這樣說。你答應了，顛頭，欲回轉身，重又顛頭，臉相很窘地躊躇一會之後，你似乎

下了大決心，轉身逕去，頭也不回。沒有一歇工夫，你的米通長衫的背影就消失在站臺的昏茫裏了。

(註一) 這是蘇州話，言僅僅識面的朋友。頓念勿去音。

(註二) 見自己的園地三四八頁。

(註三) 尸古，蘇州方言，鬆散的意思。

一九二五年九月作

國故研究者

自從讀了曹聚仁先生和朱佩弦先生談談的話，就覺得我也有話想說。今天真個提起筆來了，卻又覺得我的話不完全同曹先生的話照應。現在祇在此提起一聲，就作為小引。

國故研究，我們認為一種專門的事業，正如化學研究生理研究各為專門的事業一樣。凡說到研究，研究者必須站定自己的地位，認定應取的態度。而於國故研究，研究者的地位與態度尤其要確定；因為國故這東西太浩大了，有如大波，你如不站定脚跟，牠會把你淹沒，又太複雜了，有如染坊，你如不抱定態度，牠會把你染成五顏六色。國故研究者的

地位與態度該怎樣呢？顧頡剛先生爲「北京大學國學專門研究所週刊」所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詞」是近來一篇可貴的文字，他差不多代表純正的國故研究者向人間宣言，他說：

「凡是真實的學問，都是不受制於時代的古今，階級的尊卑，價格的貴賤，應用的好壞的。」

我們如其相信他，從這話裏就可以找到我們所要的答案。他說「不受制於……」可知地位該是「超然的」不慕古，不歎今，不崇尊，不薄卑，不尚貴，不鄙賤，不讚好，不咒壞。地位既這樣地超然，那末除了「檢察的」態度外，還可抱什麼態度呢？我們不妨這樣比方：研究室內有一位穿着工作服的研究者，列在他面前的是一排的試驗管，管內養着各種的細菌，有立刻會教人喪了命的，也有直接間接幫助人的生活的。但是這位研究者完全不_管這些，而且也彷彿忘記了自己，他只凝聚他的整個的心靈，傾注於各個試驗管內的細微的生命，看牠們怎樣繁殖，怎樣生存，怎樣活動，怎樣死亡。這時候，他不詛咒那些立刻會

教人喪了命的，也不恭維那些直接間接幫助人的生活的。國故研究者就彷彿是這樣一位研究者，站定的是「超然的」地位，抱定的是「檢察的」態度。

老的少的被稱爲的自居爲的國故研究者，你們也這樣想麼？你們也這樣相信麼？如其不相信，我就說不下去。如其相信，也承認國故研究者該立於超然的地位，該取檢察的態度，那我還有下面的意思。

很普遍的一種錯誤，就是認翻翻舊書或記誦舊書或虔奉舊書的人爲國故研究者。莫說國故並不限於舊書，而且並不限於書籍，現在姑且退一步，認國故就等於舊書，這種見解還是個不對。你止是翻翻而已，「研究」在那里？你止是記誦而已，「研究」在那里？你止是虔奉而已，「研究」在那里？並無所研究而都冒充爲研究，此所以近二三年間，國故的聲價特漲，「研究國故」一語縈繞於教育者的心魂，佔據了受教育者的靈府，而終

於不曾研究出什麼結果來！

又是很普遍的，翻翻的記誦的往往也就是虔奉的人。本來，熟習同檢察是不大相容的。歪額場鼻的妻子，相處了三年，也許會把她看作「天人」；何況本來未必歪額場鼻，既沒有別個戀人，自然要奉為神聖了。要對熟習的事物而施行超然的檢察，我想總得有相當的素養吧。自古以來，讀書的人這樣多，能作國故研究而有成就的卻只有可數的若干人，就因為大多數人沒有相當的素養之故。他們翻翻舊書，記誦舊書，就莫名其妙地虔奉舊書，猶如不識字的人聽聽傳說，記着傳說，就莫名其妙地虔奉傳說。凡事一到虔奉的地步，那被虔奉的就是無上的權威，牠可以主宰虔奉者的靈魂。即以虔奉舊書論：翻開史書時，就不問裏邊有神話，有傳說，有謠語，一律給牠一個相信，這些都是真實的史事；翻開教訓書時，就不問裏邊有喫人的故事，有迷信的做作，有無識的格言，一律給牠一個欽佩，這些都是人生之至理。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這些都「有舊書為證」，而舊書是被虔奉的。但是試問，這樣的人真個知道了真實的歷史麼？真個懂得了人生之至理麼？不，他被騙了！

雖然被騙，而被告也就是他自己，他不該一味地虔奉着。真個知道與真個懂得原是一「研究」的報酬，而一味虔奉只能得到個欺騙。這等自欺的人，即使韋編三絕，著作等身，我們決不該再讓他欺人，承認他爲國故研究者。他若提出質問時，可以這樣回答：「你並不立於超然的地位，你並不抱着檢察的態度，你被國故的大波淹沒了，你被國故的染坊染成五顏六色了，所以你不是國故研究者，所以你不是國故虔奉者。」

其次，我們要談到把國故研究壓上青年的肩頭這件事。先問，這件事必須不必須？那是很容易回答的，我們剛才曾經把細菌研究者比方國故研究者，現在不妨再來一下。細菌研究是人人非做不可的麼？假如人人必須去研究細菌，那末研究動物植物乃至經濟倫理等等的還是誰呢？這當然看各人的素養和趣味來定的，合適於研究國故才研究國故，正如合適於研究其他各樣才研究其他各樣一樣。所以人人必須是沒有的話。清醒的

教育者不主張一般學校有讀經課，其前提並不在「經是壞的」；但不論經是壞是不壞，只因經不是受教育者所必須，就不主張教他們讀。我們如果不存成見，總會同情於這些清醒的教育者吧。

其次再問，這件事可能不可能？這須得看怎樣才得算可能。這也容易解決的，能夠立於超然的地位，能夠抱着檢察的態度，就有研究國故的可能。那末青年都「能夠這樣子」麼？自然，教育的努力就在輔導青年使「能夠這樣子」；這初不爲要他們研究國故，故給他們預備着，只爲要他們做明白的人，能夠研究一切，就不得不引他們上這條路去。但是，每個教育者怕都不敢承認自己教育着的青年已經達到完全「能夠這樣子」的地步了吧。以條件未完具的青年，卻教他們去幹必須條件完具才能幹的事，我不曉得是什麼道理。其結果：研究不出什麼來，徒然費工夫，還是大幸；不幸由青年而變爲國故虔奉者，那就如不懂什麼而胡亂去弄細菌一般，終有染到幾個毒菌的危險，才真糟透呢。

曹聚仁先生駁朱佩弦先生的話，說「現代生活就是國故。」朱先生的意思，原是把國故同現代生活劃開的。我的意思則同情於曹先生。汽車洋房固然不是國故，火車鎗炮固然不是國故，工廠裏去過囚犯似的生活固然不是國故——這些都是所謂現代生活。但是試一看大大部分人的生活中心，凡是純正的國故研究者一定開心樂意，因為這些生活正是國故的活的材料，擺在眼前的證據：裏邊有初民的思想，有蠻性的遺留，有騙人的倫理，有怪誕的教訓，有儒家的成分，有道士的氣味，有這樣，有那樣，多不勝說，自然，也有永恆的真理，不朽的金箴。大大部分的人習而安之，虔敬奉守，以為唯有這樣生活着才對，故而這些全是好的。這樣，國故就化身而為現代生活。

純正的國故研究者並不會做什麼特別神奇的工作，他們只從書籍及書籍以外取來許多材料，用檢察的眼光，剝去了籠罩在牠們身上的迷信附會增飾等等的白衣，還牠們個赤裸的本相而已；僅能如此，一毫也不得增加。一般人說，什麼什麼是現代人應當相

信的；但是，如其國故研究者研究的結果知是初民的思想，他們就平心靜氣地報告大衆說這是初民的思想；他們不必用什麼宣傳的方法，他們只給大衆看那不開口的憑據。又或一般人說，什麼什麼是現代人應當做的；但是，如其國故研究者研究的結果知是蠻性的遺留，他們就毫不顧忌地告訴大家說這是蠻性的遺留；他們不容你們不相信，他們會披露他們的檢查報告書。對於永恆的真理不朽的金箴，自然也是一樣。

能夠這樣做的，如顧頡剛先生，他說古史書不是真史，卻同傳說一般，是慢慢地由轉變而成的；他不是隨便說說，他有數萬言的古史討論是他的報告書。又如江紹原先生，他的論題很奇怪，有「紅血」，有「爪髮」，他告訴我們從書本以及其他的材料裏，檢察出我國人對於這些東西抱着怎樣的古怪的觀念。又如周予同先生，他說明經今古文之爭是什麼一回事，緯書是什麼一件東西，但是他自己並不曾去傍那一家的門戶，並不說談經必參緯。——我沒有說他們三位是頭等的國故研究者，也沒有說國故研究者就只有他們三位。但我相信，國故研究者至少要像他們三位，否則簡實不配。

我總不免帶點功利觀念，無論國故研究者如何爲學問而學問，我卻信他們所得的結果總是有實用的。古史書止是傳說，那末太古的黃金時代豈非渺茫，懷古之情或可淡一點吧。對於紅血和爪髮原來有這麼多古怪的觀念，那末日常生活中類此者何限，反省之念或可動一下吧。所謂經所謂緯者原來如此，那末拘守是自縛，盲從是謬妄，思想精神或可振一振吧。一般人沈溺於傳統，長養於國故，所知所行都是蒙了外衣的，苦不知牠們的真相。國故研究者的工作就是把那些事物的外衣一一脫下了，「你們看吧！」這時候，一般人張目看了，對於平日以爲是而真相還是是的，就增加一種確信；對於平日以爲是而真相卻不堪問的，就直跳起來急尋改趨的路：這二者都是生活的躍進。研究國故原是爲學問而學問，但其結果會使一般人生活躍進，淑世的價值又何等的崇高！然而該注意，這只是指純正的國故研究者而言。冒充國故研究者而其實是國故虔奉者，一絲也沒有他的分。

再就國故研究者一方面說。所謂超然的地位與檢察的態度，是專指研究的時候說的。在研究已畢，結果既得之後，就不是這麼說了。譬如，古史書止是傳說，有種種的證據可以證明，自是事實。但是一個問題馬上跟在後頭：要不要相信古史書呢？因為我們是人，古史書與人多少有點關係，我們對牠信或是不信，必得決定一下；決不能終於超然，只知檢察，也不信也不信。這是說國故研究者於研究的結果，爲自己生活上的關係，不能無所取舍。

如何取舍呢？是一個可寶貴的教條，理性上該當遵從的，當然把牠融入自己的生活裏。又或是一個無上的謬說，雖然研究牠時站在超然的地位，無憎恨亦無偏好，但是從人生的立場，不容不給牠一個深惡痛絕。我想，是純正的國故研究者，決不會僅事研究而止的；以他們的素養，處理他們的生活，他們必是新生活的企圖者。新生活不就是合理的生活麼？國故研究同其他的研究一樣，澈頭澈尾就止在達到合理的目標。

曹先生說：

「現代社會顯然分成二羣了，那一羣是以舊道德舊思想爲根據而過他們的舊生活，組織他們的舊社會，這一羣是以新道德新思想爲根據而過我們的新生活，組織我們的新社會。」

通常的見解以爲國故研究者必是篤舊之輩，其實篤舊之輩只是國故虔奉者而已。純正的國故研究者無論如何不存功利之心，但他們是人，就得歸入二羣裏頭的任一羣；根據着他們的素養和研究結果，他們又一定是後一羣的隊員。組織新社會，實現真的現代生活，要有各色的工程師，國故研究者就是工程師中的一部分。

篤舊的國故虔奉者，你們休矣！

少數的純正的國故研究者，你們要分外努力，尤其在這十足黑暗的時代！

一九二六年五月作

此
页
空
白

「怎麼能……」

「這樣的東西，怎麼能喫的！」

「這樣的材料，這樣的裁翦，這樣的料理，怎麼能穿的！」

「這樣的地方，既……，又……，怎麼住得來！」

聽這類話，立刻會想起這人是懂得衛生的法子的，非惟懂得，而且能夠「躬行」。衛生當然是好事，誰都該表示贊同。何況他不滿意的祇是東西，材料，裁翦，料理，地方等等，並沒有牽動誰的一根毫毛，似乎人總不應對他起反感。

反省是一面澄澈的鏡子，牠可以照見心情上的玷污，即使這玷污祇有蒼蠅腳那麼細。說這類話的人且莫問別人會不會起反感，先自反省一下吧。

當這類話脫口而出的時候，未必懷着平和的心情吧。心情不平和，可以想見發出的

是怎麼一種聲調。而且，目光，口腔，鼻子，從鼻孔畫到口角的條紋，也必改了平時的模樣。這心情，這聲調，這模樣，便配合成十足傲慢的氣概。

傲慢必有所對。這難道對於東西等等而傲慢麼？如果是的，東西等等原無所知，倒也沒有什麼，雖然傲慢總教人不大愉快。

但是，這實在不是對東西等等而傲慢。所謂「怎麼能……」者，不是不論什麼人「怎麼能……」，乃是「我怎麼能……」也。須要注意，這里省略了一個「我」字。「我怎麼能……」的反面，不用說了，自然是「他們能……」，他們配……，他們活該……。」那末，到底是對誰？不是對「我」以外的人而傲慢麼？

對人傲慢的看自己必特別貴重。就是這極短的幾句話裏，已經表現出說話的是個絲毫不肯遷就的古怪的寶貝。他不想他所說「怎麼能……」的，別人正在那里喫，正在那里穿，正在那里住。人總是個人，為什麼人家能而他偏「怎麼能……」？難道就因為他已經懂得衛生的法子麼？他更不想他所說「怎麼能……」的，還有人求之而不得，正在

想「怎麼能得到這個」呢。

對人慢傲的又一定遺棄別人。別人怎樣他都不在意，但他自己非滿足意欲不可的。「自私」爲什麼算是不好，要澈底講，恐怕很難。姑且馬虎一點說，那末，人間是人的集合，「自私」會把這集合分散，所以在人情上覺得牠不好。不幸得很，不顧別人而自己非滿足意欲不可的就是極端的自私者。

這樣一想，這裏頭罅漏實在不少，雖然說話時並不預備有這些罅漏。可是，懂得衛生法子這一點總是好的，因爲知道了生活的方法如何是更好。

不過生活是普遍於人間的。知道了生活方法如何是更好，在不很帶自私氣味的人就會想「得把這更好的普遍於人間才是。」於是來了種種的謀畫，種種的努力。至於他自己，更不用擔以外的心。更好的果真普遍了，會單把他一個除外麼？

所以，知道更好的生活方法，吐出「怎麼能……」一類的惡劣語，表示意欲非滿足不可，滿足了便沾沾自喜，露出暴發戶似的亮光光的臉，這樣的人雖然生活得很好，決不

是可以感服的。在滿面菜色的羣衆裏喫養料丰富的食品，在衣衫襤褸的羣衆裏穿適合身體的衣服，羞恥也就屬於這個人了；羣衆是泰然毫無愧作的，雖然他們不免貧窮或愚蠢。

人間如真有所謂英雄，真有所謂偉大的人物，那必定是隨時攷查人間的生活，隨時堅強地喊「人間怎麼能……」而且隨時在謀劃在努力的。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作

「心是分別不開的」

前晚，善兒將就睡，倦意已籠住他的眉目，忽帶懷喪地說，「聽濟昌說，明天他要跟着祖父母母親回蘇州了。」

在仁級裏，濟昌是善兒最好的朋友。當善兒講起學校裏的玩戲時，我們往往不思念地問「是不是同濟昌？」或者陳說功課的成績時，我們也常常會問「那末濟昌的成績怎樣？」

聽善兒這麼說，知道離別之感襲入他的心了。而在我，更觸動了似已淡忘而實在只是避開來不去觸着牠的生死之感，頗覺淒然，看了看善兒含愁的倦臉，說，「你有點捨不得麼？」

「有點的。」善兒說了，又帶希望的神情說，「他說母親說的，隔幾時就要回到這裏

來的」

據我所知，他們要久住在故鄉蘇州了。但是母親這樣說，這就可以窺見母親的苦心；而濟昌驟然離開他住慣了的學校以及親熱慣了的朋友，小心裏怎樣地悵悵不歡，也可從此得點消息。然而在善兒，這是個將來的好夢，又何忍驚破牠呢？因隨口說，「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

「是，我同他最好。」

「你們也有爭執的時候麼？」

「也有的。但是上了一課下來，又像平時一樣地和好了。」

「大半爲些什麼事情呢？」

「常常爲講到一件事情，他說這樣，我說那樣，就爭起來了。」

「唔。」我不禁想到兩個孩子以外去。一會兒，才又問，「你明天怎樣去送別好朋友呢？」

「我想送他一張畫片，裝在鏡匣裏。」

「好的。對他說些什麼呢？」

「因為與你分別，把這個送給你，作個紀念。」

「也好的。你還可以這樣說：我們雖然分別，但心是分別不開的。我們要常常寫信，講種種的話，像從前一樣。到蘇州去的時候，一定第一個去看你。你回來的時候，也希望馬上來看我。」

善兒臉上的睡意漸漸消散，離愁也為希望所勝，自去檢出鏡匣畫片來，裝好了，用紙包起，在紙面署上濟昌同自己的名字。

昨天下午回家，善兒已從學校裏回來了，我就問，「送別了濟昌不會？」

善兒快快地說，「他到學校裏來取東西，就把鏡匣送給他。」

「他說了什麼？」

「沒有說什麼。」

「你說了些什麼？」

「我說你到了蘇州就把地址寄給我。」

「沒說別的麼？」

善兒默然了。

我凝望着淡淡地塗在牆上的斜方形的晚陽，心想兩個孩子這樣默默地分別，未始不是一齣小悲劇呢。

濟昌的父親賓若君，我永遠紀念的好友，是遭火車輪輾傷而慘死的。在我的黏照片的簿子裏，有他一幀半身的遺像，我在上邊題曰：「是具真誠能實行的教育家。」

賓若君在甬直常高小學校校長，先後邀伯祥同我去當教員。本來是同學，猶如親兄弟一樣，復爲同事，真個手足似地無分彼此，只覺各是全體的一部分。我因年輕不諳世故，

當了三數年的教師，單感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時甚且是苦的；但自從到甬直以後，乃恍然有悟，原來這裏頭也頗有甜津津的味道。

賓若君不好空議論，當然也不作現在所謂宣傳性質的文字，他對於教育只是「認真」當一件事作去。在未到甬直之前，先在詩人所繫繫的虎丘下的七里山塘當小學校長。山塘的店家每看賓若君的往還作他們的時計；而學生家屬有難決的事，如關於疾病資產營業等的，賓若君往往是他們的重要顧問：這就見得他不單是個教讀書寫字的教師。

我與他同事以後，只覺他的誠懇遠過於我，竟略帶壓迫的力量。學生偶犯過失，他邀這犯過的學生到自己的辦事室裏，詳細地開導，嚴正而慈憫，往往至一點鐘兩點鐘。末了，那學生揩着悔悟的眼淚退出，賓若君自己的眼眶也好像濕潤了。他熱心於衛生常識的傳授，以為這是一切基本的本，所以講刷牙齒洗澡等每至兩三星期，講了之後，還要看學生一一依着做了，才覺放心。

他並不主張什麼教育什麼教育像其他的教育者。

他的唱歌是學生時代早著名的，曼聲徐引，有女性的美而無其靡。課畢，學生回去了，我們有時沾酒小酌，酒既半醺，他按拍而歌，雙顏紅潤，殊覺可愛。數闕以後，歌者聽者皆覺無上快適，已消散了積日的勤勞。

我對於他也有不滿意之點，就在他略帶黏滯的性質。他總是「三思而後行」，而我以為未免多了一思或兩思。但是，輕忽債事的先例正多呢，像他這樣審慮再四，欲行又止，即從最平常的方面說，也未必不因而少債了幾件事。所以，我的不滿意只因彼此的氣質有不同罷了。

那年暑假已過，我因父親去世，移家用直。賓若君家裏有事，來了又回去，說兩三天就來。但第三天沒有來。他是不肯失約的，這不來頗使我們疑怪，揣度的結論是他患病了。

明天傍晚，兩艘航船都已泊在埠頭，連船夫也散得渺無蹤跡，而他仍杳然。我同伯祥回家，正在談論他的病不知究竟重不重，那每晚來一趟的瘦臉郵差送信來了。伯祥接信，看了看，似乎放心又略帶驚訝地說，

「果然，他病了，信是他的老太爺寫的。」

「啊！」伯祥抽出信箋看，突然叫起來。我趕忙湊近去看，八九行的話，似乎個個字是生疎的，重看一遍方得明白。信裏說賓若君在崑山下車，車尚未停穩，失足陷入月臺與車身之間，致下半身被軋受傷甚重；現由路局送回蘇州，入福音醫院醫治；醫生說暫時沒有把握，要看一兩天內經過情形再說。

這消息於我們真是一聲霹靂似地震撼；也不是悲傷，也不是驚惶，實無以名心頭一時的情狀。想到這具有真誠的心的可貴的身軀正淌着紅血，想到老年的父母親愛的哥哥正在傷心這猝然降臨的不幸，我們的心都麻木了……

明天，這消息震盪了全學校的心，有如突然來了狂飈。

又明天我們買舟到蘇探視。原是懷着寒怯的心情的，到望見福音醫院低低的圍牆時，全身彷彿被束縛了，不相信停會兒會有登岸跨進門去的勇氣。「惟願是夢裏吧！」這樣無聊地想。

真同夢裏一樣，恍惚地登岸，恍惚地進醫院的門。繁密的綠葉遮蔽了下射的陽光，沙路陰森森的，樹以外飄來禮拜堂裏唱頌禱詩的沈靜而帶悲哀的聲音，一縷哀酸直透心胸，我流淚了。

前邊來了賓若君的大哥勛初君，我們迎上去問，差不多都噤口了，只簡短地低低地說「怎樣？」

勛初君的眼睛網着紅筋，惘然的，想來已經過度的失眠而且流了好些的淚吧。他搖頭默歎，說賓若君失血太多了，至於十之六七，下半身無處不爛，腸也有被軋出來，簡直無望了。

立刻要去看見的是個未死而被判定必死的好友，還能有餘裕想什麼！無形的大石

塊早緊壓住我們了。我們承着這無形的大石塊，進病房，一切所見全是浮泛的，也不會嗅到病房裏應有的藥氣或者其他的氣味。

賓若君蓋在紅色的被單之下，這個想是醫院裏特別豫備來混淆可怕的血跡，以減輕視疾者的憂懼的吧，但是我們明知這裏面藏着半截腐爛了的身體，雖用紅色，又有什麼用呢？他的臉繩乎灰白，眼睛時時張開，頭髮亂結得像衰草。他神志還清，抬起眼來望着我們，說：「你們來看我了，謝謝。我的毛病……學校……嗜……嗜……」一陣劇痛打斷了他的話。

除了「你放心養病，一切都有我們在」這樣虛空的安慰語，還有什麼可說的？不知怎樣的，兩條腿就把我們載出這間病室，與直躺着的賓若君分別了。傷心呵，這就是永遠永遠的分別，我竟不會仔細地多看他一眼！

記得牀頭立着個悲傷的影子，默默的，低頭，是賓若君的夫人。

受傷後的七天，賓若君才離棄了人世。我因牽於校課，不曾去送殮。後來知道，賓若君在最後的三兩天裏是喫盡了劇烈的痛楚的。血流得越多，殘破的肌肉和內臟越發不可收拾，痛覺也越見利害。不曉幾千百回的沈吟哀號，不曉幾千百回的展轉反側，教侍側的人想不出一點辦法。醫生給他打嗎啡針，麻醉他的痛覺，但不見大有效，還是一陣陣地痛。後來他實在擔當不住了，對於自己的命運也已明白，含着眼淚哀懇他的二哥致覺君說，「二哥，你是我的親哥哥，疼我的，請設法讓我早點死去吧！」

致覺君是個誠篤的人，雖然萬分傷心，卻同意於賓若君的要求，就去同醫生商量。把病人看做死物一般的醫生只是搖頭；他們對於病人親屬的眼淚和哀泣，原視同行雲流水，無所容心。

「他不是絕對沒有希望了麼？」

「是的，絕對沒有希望。」

「他當不起強烈的痛楚呢！」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給他打針。」

「打了針還是痛。」

「這就沒有辦法了。」

「與其教他多延時刻，多喫痛苦，還不如讓他早點解脫：這是我們對於他的唯一的幫助，我們人，人有同情心，不這樣做是我們的罪過！」

「向來沒有這個辦法。」

「哥羅芳之類，你們不是慣用的麼？只要分量適合，給他一嗅，就完事了。」

「我不能依你，因為我是醫生。」

「病人自己願意。」

「不相干。」

「我用病人的親哥哥的名義給你寫筆據，並且簽字在上面！」致覺君鬱悒久了的

心情一不自禁，淚珠同哭聲迸裂而出，鵲落地跪在醫生面前。「醫生，我求你，求你的仁慈，請你依我的話！該是犯罪，是殺人，都由我承當！」

「但是醫生的宣誓是決不弄死一個尚有一線生機的生命。」

「不管病人的比死還難堪的痛苦麼？」

「雖然痛苦，生機未盡的決不絕滅他的生機。」

「這是人情麼？」致覺君轉爲憤憤了。

「不問人情不人情，當醫生就得如此。」醫生還是那樣冷靜。

這樣，致覺君只得懷着自己害了弟弟似的歉心再去坐在賓若君的榻前，直看他的生命一絲一絲地自己斷絕！

賓若君受傷的消息才傳出的時候，好些的人使開始「逐鹿」，希望繼任校長；他們

用了各色各樣的方法，有巧捷的，也有拙劣的。這且不用管。到他的死信傳來，學校裏立刻籠着一重慘霧，卻是千真萬真的事實。特地爲他唱追念的歌，特地爲他刻碑砌入教務室的牆壁，都是用了神靈如是的信念來作的。

開追悼會的一天，致覺君出席道感謝。還沒有開口，出於天性的友愛的眼淚先已流滿兩頰，開口時是淒苦的哭聲。我忍不住，祇下頭來哭了。

各有各的傷心，可以到一樣的深度而各異其趣，所以說誰最傷心其實是不合的。但據傳聞的消息，賓若君的母親卻太傷心了。她因賓若君死於火車，視火車如殘暴的惡魔。偏是住家貼近西城，每天城外來往的火車不知經過多少回，就得聽不知多少回悽厲的汽笛。她聽着，心就震盪了，彷彿更將奪去她的別的寶貝；有時惘然失神了，有時泫然下淚了。憂傷痛苦籠罩她的一切，差不多沒法繼續她的生活。

關亡招魂之類的方術經人推薦，便時時一試。這當然是迷信；但是只要想起母性的生死不渝的愛，你就不會有那種心存鄙棄的輕薄的行爲了。

其中一個術者聲譽最高，也說得最動聽。她說賓若君已在某某菩薩座側爲童子，光明而快樂；如果生者多多給他念些經卷，生天成佛是十分穩當的。

這是一條新的道路！她開始念經，用着堅強的信念，以爲果得生天成佛，也就差足安慰。直到現在，念經是她的日課，——我知將永遠是她的日課了。

然則念經完全替代了憂傷痛苦麼？此殊未必，有一事可以證明。因前年江浙戰爭，他們全家搬來，住在致覺君處。每天下午沒到四點半，她必倚着樓廊的欄杆，望致覺君歸來。望到了，這才安心，知道放了出去的寶貝重復回入掌中。致覺君偶或因事遲歸，雖經先期稟明，她必對燈等候，直到看見兒子的笑容確已呈現於面前，然後就睡。使她致此的根原，不是永遠不得磨滅的憂傷痛苦麼？

有時經過致覺君家，望見賓若夫人寂寞的側影，或在灌花，或在閒立，心頭就不禁黯澹了。抱着終生的悲哀，爲恐傷翁姑的老懷，想來時時須自爲斂抑的吧；而爲孩子的前途起見，想也不願意多給他傷感的印象；於是，只有悶悶地暗自咀嚼那悲哀的滋味，這比諸哀號長歎，盡情傾吐，其難堪豈止十倍！

看見濟昌，我同樣地黯然，雖然他是個蘋果紅的面頰烏亮亮的眼睛的可愛的孩子。賓若夫人對於濟昌，聽說是竭盡了所有的心力的，差不多她自己生存的意義就是爲着孩子。

濟昌與善兒成爲很好的朋友，我覺得安慰，父親與父親突然中斷的緣分，讓他們好好接續下去，直到永遠吧！有一次，善兒來說濟昌小病新愈，在家寂寞，濟昌的母親的意思要他去陪着濟昌玩。我聽說，催善兒立刻去；能夠使人慰悅的事總是我們應該做的，何況需要慰悅的是濟昌母子倆！

現在，兩個孩子暫時分別了。我願一心是分別不開的。這句話說得真切，他們永遠是很好的朋友，把父親與父親的友情鍛鍊得更深厚更堅結，連繫在他們的中間。這不單是濟昌的母親祖父母伯父等及我的歡喜，也應是永生在我意念中的賓若君的一種安慰。

一九二六年一月七日作

兩法師

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著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著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齣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並不一樣。

弘一法師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國初年；那時上海有一種太平洋報，其藝術副刊由李先生主編，我對於所載他的書畫篆刻都中意。以後數年，聽人說李先生已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時，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見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愷先生刊子愷漫畫，丐尊先生給牠作序文，說起李先生的生活，我纔知道得詳細一點；就從這時起知道李先生現稱弘一了。

於是，不免向子愷先生詢問關於弘一法師的種種。承他詳細見告，十分感興趣之餘，自然來了見一見的願望，便向子愷先生說起了。「好的，待有機緣，我同你去見他。」子愷

先生的聲調永遠是這樣樸素而真摯的。以後遇見子愷先生，就常常告訴我弘一法師的近況：記得有一次給我看弘一法師的來信，中間有「葉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覺慚愧，雖然「居士」不是什麼特別的尊稱。

前此一星期，飯後去上工，劈面來三輛人力車。最先是個和尚，我並不措意。第二是子愷先生，他驚喜似地向我顛頭。我也顛頭，心裏便閃電般想起「後面一定是他。」人力車夫跑得很快，第三輛車一霎往後時，我見坐著的果然是個和尚，清癯的臉，領下有稀疏的長髯。我的感情有點激動，「他來了！」這樣想著，屢屢回頭望那越去越遠的車篷的後影。

明天，便接到子愷先生的信，約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會見。

是深深嘗了世間味，探了藝術之宮的，卻回過來過那種通常以爲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態度應是怎樣，他的言論應是怎樣，實在難以懸揣。因此，在帶著渴望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裏，更攪著一些愴怳的分子。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

的左角，正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著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裏眸子放出晶瑩的光。巧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教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便悠然地數著手裏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麼話要同他談，見這樣更沈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舊友，或是他的學生，在這難得的會晤頃，似應有好些抒情的話同他談，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開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塵淨異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們以為這樣默對一二小時，已勝於十年的晤談了。

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靜默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隨後又來了幾位客，向弘一法師問幾時來的，到什麼地方去那些話。他的回答總是一句短語；可是殷勤極了，有如傾訴整個的心願。

因為弘一法師是過午不食的，十一點鐘就開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經揮灑書畫彈奏音樂的手鄭重地夾起一莢豇豆來，歡喜滿足地送入口裏去咀嚼的那種神情，真慚愧自

己平時的亂吞胡咽。

「這碟子是醬油吧？」

以爲他要醬油，某君想把醬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這位日本人道謝了，弘一法師於無形中體會到他的願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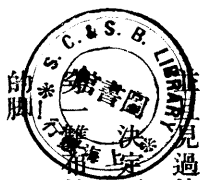
石岑先生愛談人生問題，著有人生哲學，席間他請弘一法師談一點關於人生的意見。

「慚愧，」弘一法師虔敬地回答，「沒有研究，不能說什麼。」

以學佛的人對於人生問題沒有研究，依通常的見解，至少是一句笑話。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說麼？只看他那般勤真摯的神情，見得這樣想時就是罪過。他的確沒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這東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檢察這東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師，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沒有站到外面去的餘裕。那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問他像他這樣的生活，覺得達到了怎樣的一種境界，或者比較落實一點。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覺健康，哀樂的當時也不能描狀哀樂；境界又豈是說得出的。我就把這意思遣開；從側面看弘一法師的長髯以及眼邊細密的皺紋，出神久之。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



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不坐人力車，弘一法師拔脚便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脚是赤了的，縷纏成的行腳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徵啊，同行的一羣人，那有第二雙這樣

慚愧，我這年輕人，常常落在他的背後。我在他背後這樣想：——

他的行止笑語，真所謂純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這背後卻是極嚴謹的戒律。丐尊先生告我，他嘗歎息中國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見他是持律極嚴的。他念佛，他過午不食，都爲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鑠」的程度，人便只覺他一切純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處自得；似乎他以為這世間十分平和，十分寧靜，自己處身其間，甚而至於會把牠淡忘。這因為他把所謂萬象萬事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著的一部分內之故。這也是一種生活法，宗教家藝術家大概採用，並不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衆外，不是貪狠專制的野心家，便是社會革命家。

他與我們差不多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就如我，沒有他的宗教的感情與信念，要過他那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為有點了解他，而且真誠地敬服他那種純任自然的風度。那一種生活法好呢？這是愚笨的無意義的問題。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別的不行，誇妄的人卻常常這麼想。友人某君曾說他不曾遇見一個人他願意把自己的生活與這個人對調的，這是躊躇滿志的話。人本來應當如此，否則浮漂浪蕩，豈不像沒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說尤緊要的是同時得承認別人也未必願意與我對調。這就與誇妄的人不同了；有這麼一承認，非但不菲薄別人，且能致相當的尊敬。彼此因觀感而化移的事是有的。雖說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堅壁；所謂聖賢者轉移了什麼什麼人就是這

麼一回事。但是板著面孔專事菲薄別人的人決不能轉移了誰。——

到新開太平寺，有人家借這里治喪事，樂工以為弔客來了，預備吹打起來。及見我們中間有一個和尚，而且問起的也是和尚，纔知道誤會，說道，「他們都是佛教裏的。」

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房間裏，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背部略微佝著，我想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裏肅然。有些人以為弘一法師當是和尙裏的浪漫派，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表示他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著亮光；腦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同戴了眼鏡從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脣略微皺癩：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今來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

對於這「慈悲，慈悲」感到深長的趣味。

「嗯，看了語錄，看了什麼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祕味。我想這話裏或者就藏著機鋒吧。沒有人答應。弘一法師便指石岑先生，說這位居士看了語錄的。

石岑先生因說也不專看那幾種語錄，只會從某先生研究過法相宗的義理。

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徒然嘴裏說說，作幾篇文章，沒有道理；他說人眼前最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纔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應該。他說來聲色有點嚴厲，間以呵喝。我想這觸動他舊有的忿念了。雖然不很清楚佛家所謂「我執」「法執」的函蘊是怎樣，恐怕這樣就有點近似。這使我未能滿意。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的懇請，希望於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

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用因果來說，那就深奧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喫苦；人誰願意喫苦呢？——他的話語很多，有零星的插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故遇有機緣，不憚盡力宣傳；宣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師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樹，毫不愧怍地欣欣向榮，卻沒有凌駕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氣概。

在佛徒中間，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極了，從他的文鈔裏，見有許多的信徒懇求他指示，彷彿他就是往生淨土的導引者。這想來由於他有很深的造詣，不過我們不清楚。但或者還有一個原因。一般信徒覺得那個「佛」太渺遠了，雖然一心皈依，總未免感得空虛；而印光法師是眼睛看得見的，認他就是現世的「佛」，虔敬崇奉，親接警效，這纔覺得著實，滿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說，印光法師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裝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師第三次「慈悲，慈悲」地請求時，是說這里有言經義的書，可讓居士們「請」

幾部回去。這「請」字又有特別的味道。

房間的右角裏，裝釘作似的，線裝和裝的書堆著不少。不禁想起外間紛紛飛散的那些宣傳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黃智海演述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大圓居士說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口義，李榮祥編的印光法師嘉言錄三種。中間阿彌陀經白話解釋最好，詳明之至。

於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印光法師顛著頭，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待我們都辭別了走出房間時，弘一法師伸兩手，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門內的包車上，方正平帖地把牠摺好包起來。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子愷先生的家裏，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別。這位帶有通常所謂仙氣的和尚，將使我永遠懷念了。

我們三個在電車站等車，滑稽地使用著「讀後感」三個字，互訴對於這兩位法師的感念。就是這一點，已足證我們不能為宗教家了，我想。

一九二七年一〇月八日作

據說，佛家教規，受戒者對於白衣是不答禮的，對於皈依弟子也不答禮；弘一法師是印光法師的皈依弟子，故一方敬禮甚恭，一方顛頭受之。一九三二年六月一七日記。

此页空白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他在中學校畢業了，我想對他說以下這些話。因為客觀地立論的習慣還不曾養成，所說的當然只是些簡單的直覺。

中學生是中國社會中間少數的選手。不去查統計，自然不能說出確切的總數；但只要想到數十年來唱慣了的「四萬萬同胞」同時把中學生的數量來相比並，恐怕有「滄海一粟」之感了。

這些選手的被選條件是付得出一切費用，暫時還不需或者永遠都不需靠自己的勞力生活。

他們爲着什麼目的而被選呢？普通的名目是「受教育」「求學問」。骨子裏是要向生活的高塔的上層爬；知識學問是生活的高塔，地位報酬也是生活的高塔，我說向上

層爬並不含有諷刺的意思

爬到某一層（這就是說中學畢業了），停了脚步想一想，還是再爬上去呢？還是不再爬？怎樣爬？不爬又怎樣？這就來了許多躊躇。

從「滄海」方面說，「一粟」是被包在內的，便有問題也只是「滄海」的問題的一個子目。但是從「一粟」本身說，卻自有種種的問題可以商論。

所謂再爬不爬等等問題，總括地說就是出路的問題；有人說，說「進路」比較健全；再換一句，就是「往那里走」

往那里走呢？

升學是一條路。任事是一條路。無力升學又沒法任事也是一條無路之路。各人的憑藉不同，所趨的路自然分歧了。

弟弟，如果你的憑藉好，我贊成你升學。你愛好學問，你希望深造，你不僅為學問而學問，更想在人類的生活和文化上塗上這麼幾筆，把牠們修潤得更充實更完美；我那有不

贊成之理？

如果你不爲着這些，卻要升學，我可不贊成。你想給自己鍍上一層金麼？這是一種欺誑的心理。心存欺誑，做出事來必然損害他人；這怎麼行！

我曾走進大學，看見選手們頗有在那里給自己鍍金的；親愛的弟弟，我不願你這樣。你若真個愛好學問，有一層又須知道，就是現在的社會並不適宜於做學問。這意思講起的人很多，着眼之點不一，總之都能抓住真相的一角。

我要你知道這一層，不是叫你就此灰心，袖起手來歎「今非其時也！」或者「社會負我！」

我希望你從愛好學問的熱誠裏發生一股力量，把社會弄得適宜於你一點。這當然不是一個人的事；不過你盡了你的份力量時，比較更有把握。

凡具有愛好某一事項的熱誠的人都應該這樣，方不至徒存虛願。否則，志在兼利天下的發明家發明了事物，結果祇供少數人去享用；兩心相印的戀愛者不顧一切，誓欲合

併，終於給排斥純愛的世網絆住了。

你如其想走任事的一條路，我也贊成。成語說「不得已而思其次」；任事並非升學的「其次」，你不必想起那成語。任事也就是做學問；做學問的目的無非要成就些事物。任那種事呢？列舉很難，還是概括說。

譬如講授死書的教師，我不贊成你去當。一代一代的教師講授下來輪到你，你又傳下去，一代一代，以至無窮；一串的人就只保守了幾本書，自身並沒有成就些什麼，生產些什麼；你若反省時，一定會感覺無謂的。——這是一例，他可類推。

譬如電報局郵政局的職員之類，都是社會這大機械的齒輪，你若願意當，不感什麼不滿，我也贊成你去當。——這又是一例，他可類推。

我想勸你去幹的，是成就些什麼生產些什麼的事情，尤其是勞力的事情。

無論如何天花亂墜的文明文化，維持生活的基本要件總是勞力的結果。大家需要享用，大家就該勞力；這是簡單不過可是顛撲不破的道理。

「我們研究學問，我們擔任要務，勞了心了；勞力的事情你們去幹吧。」這種分工說是狡獪自私的治者的欺人話。在各種勞力的事情中間，那當然要分工。

論理，研究天文學的也該織一匹布，擔任什麼委員的也該種一塊田，因為他們維持生活的基本要件同一般人一樣。何況不研究天文學不擔任什麼委員的，你，要想任事，自應揀那些能夠成就些什麼生產些什麼的了。

即就織布種田而論：手工業的織布在現代文明中將被淘汰淨盡了，要織布就得進工廠去當織工，而織工是困苦的；種田的事情也很困苦，形容地說便是「無異牛馬。」這些我都知道。

然而這些事情總須由人去做。你若說，似乎犯不着吧，這句話我不愛聽；因為你只是一個不比所有的人卑微也不比所有的人高貴的人。

那末關於困苦的一層呢？你一定要問了。親愛的弟弟，我決不至這樣胡塗，竟會教你低首下心忍受一輩子，像那馱着石碑的最羸一般。而且你身歷其境之後，自然會不耐忍

受一輩子；你那時必將有所見，根據這所見來改革變更，是你的權利。改革變更一件事情的權利最正當是歸到擔任這件事情的人的手裏。

末了，如果你無可奈何只好走上「無路之路」，我當然無所用其不贊成，因為你所碰着的是事實的壁。

那時你一定要憤憤。憤憤是應該的；否則真成弱蟲了。

但是你爲什麼憤憤，卻須問個明白。

如其說，你有中學畢業的資格而竟無路可走，所以憤憤；這未免不很妥當。中學畢業豈是你特別優異於人的地方；你只因有所憑藉罷了。你的口氣卻似乎說，別人不妨無路可走，唯有你不該無路可走。爲什麼唯有你不該無路可走呢？——具有商業經驗的父兄送子弟入學校，本來就看作一宗賣買；花了本，非但得不到利，結果連本都蝕掉，於是憤憤，自屬常情。但是我不希望你運用這種商業經驗。

如其說，你是一個要任事能任事的人，而竟無路可走，所以憤憤；這就比較妥當。你這

樣想，就會和入那無路可走的大羣裏去，不復自覺有什麼特別優異於人的地方；而且你的問題也就是大羣的一般問題了。

這個問題於你是很好的功課。你若能精細地剖析，扼要地解釋，社會病態的診斷便將瞭然於你的胸中；同時你必能給牠開個對症的藥方，爲大羣也爲你自己。

親愛的弟弟，我的話很幼稚，又很不具體，我自己都知道。我的實力只有這一點點，我不能說出超乎實力的話。如果這些話於你有一毫用處，自是我的歡喜。

一九三〇年六月作

中學生雜誌以中學生的出路一題徵文，因作此篇。一九三二年六月一七日記。

此
页
空
白

過去隨談

一

在中學校畢業是辛亥那一年。並不曾作升學想頭；理由很簡單，因為家裏沒有供我升學的錢。那時的中學畢業生當然也有「出路問題」；不過像現在的社會評論家雜誌編輯者那時還不多，所以沒有現在這樣鬧嚷嚷地。偶然的機緣，我就當了初等小學的教員，與二年級的小學生作伴。鑽營請託的況味沒有嘗過；依通常說，這是幸運。在以後的朋友中間有這麼一個，因在學校畢了業，將與所謂社會者對面，路途太多，何去何從，引起了甚深的悵惘；有一回偶遊園林，看見澄清如鏡的池蕩，忽然心酸起來，強烈地萌生着就此跳下去完事的欲望。這樣生帖孟脫的青年心情我卻沒有，小學教員是值得當的，我何

妨當當；依實際說，這又是幸運。

小學教員一連當了十年，換過兩次學校，在後面的兩個學校裏，都當高等班的級任；但也兼過半年幼稚班的課——幼稚班者，還教不上初等一年級，而又不像幼稚園兒童那樣地被訓練着，是學校裏一個馬馬虎虎的班次。職業的興趣是越到後來越好；這因為後來的幾年中聽到一些外來的教育理論同方法，自家也零星悟到一點，就拿來施行，而同事又是幾個熟朋友的緣故。當時對於一般不知振作的同業頗有點看不起，以為他們德性上有着污點，倘若大家能去掉污點，教育界一定會大放光彩的。

民國十年暑假後開始教中學生。那被邀請的理由是很滑稽的。我曾寫一些短篇小說刊載在雜誌上。人家以為能作小說就是善於作文，善於作文當然也能教文，於是，我彷彿是頗適宜的國文教師了。這情形到現在仍舊不衰，作過一些小說之類的往往被聘為國文教師，兩者之間的距離似乎還不會經人切實注意過。至於我舍小學而就中學的緣故，那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今年，曾在五處中學三處大學作教，教的都是國文；這大半是兼務，正業是書局編輯，連續七年有餘了。大學教員我是不敢當的；我知道自己怎樣沒有學問，我知道大學教員應該怎樣教他的科目，兩相比並，不敢是真情。人家卻說了：「現在的大學，名而已。你何必拘拘？」我想這固然不錯；但從「盡其在我」的意義着想，不能因大學不像大學，我就不妨去當不像大學教員的大學教員。所惜守志不嚴，牽於友情，竟爾破戒。今年在某大學教「歷代文選」，勞動節的明天，接到用紅鉛筆署名L的警告信，大約說我教那些古舊的文篇，徒然助長反動勢力，於學者全無益處，請即自動辭職，免討沒趣云云。我看了頗憤憤；若說我沒有學問，我承認；卻說我助長反動勢力，我恨反動勢力恐怕比這位L先生更真切些呢；或者以為教古舊的文篇便是助長反動勢力的實證，更不用問對於文篇的態度如何，那末他該叫學校當局變更課程，不該怪到我。後來知道這是學校波瀾的一個弧痕，同系的教員都接到L先生的警告信，措辭比給我的信更嚴重，我才像看到丑角的醜臉那樣笑了。從此辭去不教；願以後謹守所志，「直到永遠。」

自知就所有的一些常識以及好嬉肯動的少年心情，當當小學或初中的教員大概還適宜的。這自然是不往根柢裏想去的說法；如往根柢裏想去的，教育對於社會的真實意義（不是世俗所認的那些意義）是什麼，與教育相關的基本科學內容是怎樣，從事教育技術上的訓練該有那些項目，關於這些，我就同大多數的教員一樣，知道得太微少了。

二

作小說的興趣可說由中學校時代讀華盛頓歐文的見聞錄引起的。那種詩味的描寫，諧趣的風格，似乎不會在讀過的一些中國文學裏接觸過；因而這樣想，作文要如此才佳妙呢。開頭作小說記得是民國三年；投寄給小說周刊禮拜六，被登載了，便繼續作了好多篇。到後來，禮拜六派是文學界中一個卑污的名稱，無異海派黑幕派鴛鴦蝴蝶派等等。我當時的小說多寫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後來的相彷彿，淺薄誠有之，如何惡劣卻未必，雖然所用的工具是文言，也不免貪懶用一些成語古典。作了一年多便停筆了，直到民國九

年才又動手。是韻剛君提示的，他說在北京的朋友將辦一種雜誌，作一篇小說付去吧。從此每年寫成幾篇，一直不會間斷；只今年是例外，眼前是十月將盡了，還不會寫過一篇呢。

豫先布局，成後修飾，這一類ABC裏所詔示的項目，總算盡可能的力實做的。可是不行；作小說的基本要項在乎有一雙透入的觀世的眼，而我的眼設不上；所以人家問我那一篇最愜心時，我簡直不能回答。爲要作小說而訓練自己的眼固可不必；但眼的訓練實是生活的補劑，因此我願意對這上邊致力。如果致力而有進益，由這進益而能寫出些比較可觀的文字，自是我的歡喜。

爲什麼近來漸漸少作，到今年連一篇也沒有作呢？有一個淺近的比喻，想來倒很確切的。一個人新買一具照相機，不離手的對光，扳機，捲乾片，一會兒一打乾片完了，便裝進一打，重又對光，扳機，捲乾片。那時候什麼對象都是很好的攝影題材；小妹妹靠在窗沿憨笑，這有天真之趣，攝他一張；老母親捧着水煙袋抽吸，這有古樸之致，攝他一張；出外遊覽，遇到高樹，流水，農夫，牧童，頗濃的感興立刻湧起，當然不肯放過，也就逐一攝他一張。洗出

來時果能成一張像樣的照相與否似乎不很關緊要，最熱心的是「搭」的一板；面前是一個對象，對着他「搭」的板了，這就很滿足了。但是，到後來卻有相度了一會終於收起鏡箱來的時候。愛惜乾片麼？也可以說是，然而不是。只因希求於照相的條件比以前多了，意味要深長，構圖要適宜，明暗要美妙，更有其他等等，相度下來如果不能應合這些條件，寧可收起鏡箱了事；這時候，徒然一板是被視為無意義的了。我從前多寫只是熱心於一板，現在卻到了動輒收起鏡箱的境界，是自然的歷程。

三

中學生主幹曾囑我說一些自己修習的經歷，如如何讀書之類。我很慚愧，自計到今為止，沒有像模像樣讀過書，只因機緣與嗜好，隨時取一些書來看罷了。書既沒有系統，自家又並無分析的綜合的識力，不能從書的方面多得到什麼是顯然的。外國文字呢？日文曾讀過葛祖蘭氏的自修讀本兩冊，但是像劣等的學生一樣，現在都還給教師了。至於英

文，中學時代不算讀得淺，讀本是文學名著，文法讀到納司非爾的第四冊呢；然而結果是半通不通，到今看電影字幕還未能完全明白。（我覺得讀英文而結果如此的實在太多了。多少的精神時間，終於不能完全看明白電影字幕！正在教英文讀英文的可以反省一下了。）不去澈底修習，弄一個全通真通，當然是自家的不是；可是學校對於學生修習的各項科目都應定一個畢業最低限度，一味胡教而不問學生果否達到了最低限度，這不能不怪到學校了。外國文字這項工具既不能使用，要接觸一些外國的東西只好看譯品，這就與專待餵飼的嬰孩同樣的可憐，人家不翻譯，你就沒法想。講到譯品，等類頗多。有些是譯者實力不充而硬欲翻譯的，弄來滿盤都錯，使人懷疑何以外國人的思想話語會這樣的奇怪不依規矩。有些據說為欲忠實，不肯稍事變更原文文法上的排列，就成為中國文字寫的外國文。這類譯品若請專讀線裝書的先生們去看，一定回答「字是個個識得的，但不懂得這些字湊合在一起講些什麼。」我總算能夠硬看下去，而且大概有點懂，這不能不歸功到讀過兩種讀如未讀的外國文。最近看到東華君譯的文學之社會學的

批評，清楚流暢，義無隱晦，以爲譯品像這個樣子，庶幾便於讀者。聲明一句，我不是說這本書就是翻譯的模範作；我沒有這樣狂妄，會自認有判定譯品高下的能力。

說起讀書，十年來頗看到一些人，開口閉口總是讀書，「我只想好好兒念一點書，」
「某地方一個圖書館都沒有，我簡直過不下去，」
「什麼事都不管，只要有書讀，我滿足了，」
這一類話時時送到我的耳邊；我起初肅然生敬，既而卻未免生厭。那種爲讀書而讀書的虛矯，那種認別的什麼都不屑一做的傲慢，簡直自封爲人間的特殊階級，同時給與旁人一種壓迫，彷彿唯有他們是人間的智慧的葆愛者。讀書只是至平常的事而已，猶如喫飯睡覺，何必作爲一種口號，惟恐不遑到處宣傳。況且所以要讀書，自全憑觀念的玄學以至真憑實據的動植礦，就廣義說，無非要改進人間的生活。單只是「讀」決非終極的目的。而那些「讀書」「讀書」的先生們似乎以爲單只是「讀」很了不起，生活云云不在範圍以內；這也引起我的反感。我頗想標榜「讀書非究竟義諦主義」——當然只是想罷了，宣言之類是不會做的。或者懂得心理分析的人能夠說明我之所以

有這種反感，由於自家的頭腦太儉了，對於書太疎闊了，因此引起了嫉妬，而怎樣怎樣的理由是非意識地文飾那嫉妬的醜臉的。如果被判定如此，我也不想辯解，總之我確然會有了這樣的反感。至於那些將讀書作口號的先生們果否真個讀書，我不得而知；只有一層，從其中若干人的現況上看，我的直覺的評判成爲客觀的真實了。他們果然相信自己是人間智慧的寶庫，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得便時拋開了爲讀書而讀書的招牌，就不妨包辦一切；他們儼然承認自己是人間的特殊階級，雖在極微細的一談笑之頃，總要表示外國人題出來的「高等華人」的態度。讀書的口號，包辦一切，「高等華人」這其間彷彿有互相糾纏的關係；若請希聖君來解釋，一定能頭頭是道的。

四

我與妻結婚是由人家作媒的，結婚以前沒有會過面，也不會通過信。結婚以後兩情頗投合，那時大家當教員，分開在兩地，一來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頭，寫信等信成爲盤踞

心窩的兩件大事，到現在十四年了，依然很愛好。對方怎樣的好是彼此都說不出的，只覺得很適合，更適合的情形不能想像，如是而已。

這樣打彩票式的結婚當然很危險的，我與妻能夠愛好也只是偶然；迷信一點說全憑西湖白雲庵那月下老人。但是我得到一種便宜，不會爲求偶而眠思夢想，神魂顛倒；不會沈溺於戀愛裏頭，備嘗甜酸苦辣各種味道。圖得這種便宜而去冒打彩票式的結婚的險，值得不值得固難斷言；至少，青年期的許多心力和時間是挪移了過來，可以去應付別的事情了。

現在一般人，不願冒打彩票式的結婚的險是顯然的，先戀愛後結婚成爲普通的信念。我不菲薄這一種信念，它的流行也有所謂「必然」。我只想說那些戀愛至上主義者，他們得意時談心，寫信，作詩，看電影，游名勝，失意時傷心，流淚，作詩（充滿了驚嘆號）說人間至不幸的止有他們，甚至想投黃浦江：像這樣把整個生命交給戀愛，未免可議。這種戀愛祇配資本家的公子「名門」的小姐去玩的。他們享用的是他們的父親祖先剝削

得來的錢，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在未入母腹時早就排定，他們看看世界非常太平，一點沒有問題；閒暇到這樣子卻也有點難受，他們於是去做戀愛的題目，弄出一些悲歡哀樂來，總算在他們空白的生活錄寫上了幾行。如果是並不閒暇到這樣子的青年，而也想學步，那惟有障礙自己的進路，減損自己的力量而已。

人類不滅，戀愛也永存。但戀愛有各色各樣。像公子小姐們玩的戀愛，讓它「沒落」吧！

一九三〇年一〇月二十九日作

中學生雜誌以出了中學校以後一題徵文，因作此篇。一九三一年六月一七日記。

此
页
空
白

作了父親

假若至今還沒兒女，是不是要同有些人一樣，感着人生的缺憾，心頭總是有這麼一樁失望牽繫着的？

我與妻都說不至於吧；一些人沒兒女感着缺憾，因為他們認兒女是他們分所應得，應得而不得，失望是當然；也許有人說沒兒女便是沒有給社會盡力，對於種族的綿延不曾負責任，那是頗堂皇冠冕的話，是隨後找來給自己解釋的理由，查問到根柢，還是個不得所應得的不滿足之感而已；我們以為人生的權利固有多端，而兒女似乎不在多端之內，所以說不至於。

但是兒女早已出生了，這個設想無從證實。在有了兒女的今日，設想沒有兒女，自覺可以不感缺憾；倘今日真個還沒兒女，也許會感到非常的寂寞，非常的惆悵吧，這是說不

定的。

教育是專家的事業，這句話近來幾成口號，但這意義彷彿向來被承認的。然而一爲父母就得兼充專家也是事實。非專家的專家擔起教育的責任來，大概走兩條路：一是盡許多不需要的心，結果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一是給與一個「無所有」本應在兒女的生活中充實些什麼的，卻並沒有把該充實的充實進去。

自家反省，非意識地走着的是後面的一條。雖然也像一般父親一樣，被一家人用作鎮壓孩子的偶像，於沒法對付時，便「爹爹，你看某某！」這樣喊出來；有時被引動了感情，罵一頓甚至打一頓的事情也有；但收場往往像兩個孩子爭鬧似的，說着「你不那樣，我也不這樣了」的話，其意若曰彼此再別說這些，重復和好了吧。這中間，精極的教訓之類是沒有的。

不自命爲「名父」的，大多走與我同樣的路。

自家就沒有甚麼把握，一切都在學習試練之中，怎麼能給後一代人豫先把立身處世的道理規定好了教他們呢？

學校，我想也不是與兒女有甚麼了不起的關係的。學一些符號，懂一些常識，交幾多朋友，度幾多歲月，如是而已。

以前曾經擔過憂慮，因爲自家是小學教員出身，知道小學的情形比較清楚，以爲像模像樣的小學太少了，兒女達到入學年齡時將無處可送。現在兒女三個都進了學校，學校也不見特別好，但我毫不存勉強遷就的意思。

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學才把兒女送去，這無異看兒女作特別珍貴特別柔弱的花草，所以須保藏在裝着熱汽管的玻璃花房裏。特別珍貴麼，除了有些國家的貴冑華族以外，

誰也不肯給兒女作這樣的夸大口吻，特別柔弱麼，那又是心所不甘的，要抵當得風雨，經歷得霜雪，這才歡喜。——我現在作這樣想，自笑以前的憂慮殊無謂。

何況世間爲生活所限制，連小學都不得進的也很多，他們一樣要挺直身軀立定脚跟做人，學校好壞於人究竟有何等程度的關係呢？——這樣想時，以前的憂慮尤見我的淺陋了。

我這方面既給與一個「無所有」，學校方面又沒甚麼了不起的關係，這就攔到了角隅裏，兒女的生長只有在環境的限制之內，用他們自己的心思能力去應付一切。這里所謂環境，包括他們所有遭值的事，故人物，一飲一啄，一貓一狗，父母教師，街市田野，都在裏頭。

父親真欲幫助兒女，僅有一途，就是誘導他們，讓他們鍛鍊這種心思能力。若去請教

專家的教育者，當然他將說出許多微妙的理論，但要義恐怕也不外乎此。

可是，怎樣誘導呢？我就茫然了。雖然知道應該往那一方向走，但沒有走去的實力，祇得站住在這裡，搓着空空的一雙手，與不曾知道方向的並沒有兩樣。我很明白，對兒女最抱歉的就在這一點，將來送不送他們進大學倒沒有關係。因為適宜的誘導是在他們生命的機械裏加燃料，而送進大學僅是給他們文憑，地位，以便剝削別人而已（有人說振興大學教育可以救國，不知如何，我總不甚相信，卻往往想到這樣不體面的結論上去）

他們應付環境不得其當甚至應付不了時，定將悵然自失，心裏想，如果父親早給與點幫助，或者不至於這樣無所措吧；這種歸咎，我不想躲避，也是不能躲避的。

對於兒女也有我的希望。

一語而已，希望他們勝似我。

所謂人間所謂社會雖然很廣漠，總直覺地希望牠有進步。而人是構成人間社會的。如果後代無異前代，那就是站住在老地方沒有前進，徒然送去了一代的時光，已屬不妙。或者更甚一點，竟然「一代不如一代」，試問人間社會經得起幾回這樣的七折八扣呢！憑這麼想，我希望兒女必須勝似我。

爬上西湖葛嶺那樣的山，便會氣喘，提十斤左右重的東西行一二里路，便會臂酸好幾天，我這種身體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們有強壯的身體。

人家問一句話一時會答不出來，事故當前會十分茫然，不知怎樣處置或判斷，我這種心靈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們有明澈的心靈。

講到職業，現在做的是筆墨的事情，要說那干係之大，自然可以戴上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於是彷彿覺得並非無聊。但是能夠像工人農人一樣，拿出一件供人家切實應用的東西來麼？沒有自家卻使用了人家所生產的切實應用的東西，豈不也成了可羞的剝削階級？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祇供掩飾醜臉，聊自解嘲而已，別無意義。這樣想時更菲薄。

自己達於極點。我希望他們不同我一樣：至少要能夠站在人前宣告道，「用了我們的勞力，產生了切實應用的東西，這里就是！」手裏拿的是布疋米麥之類；即使他們中間有一個成爲玄學家，也希望他同時鑄成一些齒輪或螺絲釘。

一九三〇年一月作

此
页
空
白

李太太的頭髮

李太太的一頭頭髮是有歷史的，當年配着她的丈夫，就因為他作了四首七律，讚美她的又長又軟又黑的頭髮。真的，親戚友好每談到她，總是不約而同這樣說，「她是生着一頭美人髮的小姐。」她的髮長且軟，不論什麼樣兒的時式髻都可以梳，又加上黑，黑而有光，人家塗了好許多的膏油都比不上；這自然引起別人的注意，彷彿覺得美人髮就等於她，她就等於美人髮了。她因此特別愛重她的頭髮，決不讓牠有絲毫的缺憾；換一句說，就是對於梳掠的事情異常用心，如果有一縷還欠妥帖，一處尚未停勻，她是不惜花了加倍的工夫重又梳過的。這幾乎成了她的天性，直到寡居了擔任了女子初中校長的中年，烏黑的頭髮有一部分轉成灰白色了，她還是把梳成個愜心貴當的髮髻作為快適的日課。

一天早晨，孩子的笑臉似的陽光瀉進她的校長室，嬉春的小鳥在窗外的樹上百媚千嬌地叫，她都毫不關心，只皺着眉頭想她的心事。這心事想着有兩三天了，不止是白天，夜眠的工夫也大半消磨在這上邊。內容是簡單不過的：國民革命軍來到這地方了，女學生固然紛紛剪髮，尋常婦女學時髦翦掉髮髻的也不少；而她，擔任女子初中校長的她，一晌是愛重頭髮的，到底翦還是不翦呢？

不曉是怎麼，她的心思忽然開了一條光明的新路，她想：辛亥那一年排滿革命，結果是男人翦頭髮，這一回國民革命，自然輪到女人翦頭髮了。這是非常公平的，而且也十分切要；把叢叢的滿頭的東西嚙啞一剪刀，至少可以表見這個人有一點革命的氣息。她又想她自己是學校的校長，不比普通的人，而且是女子初中的校長，應該給女學生作榜樣。假若捨不得幾莖頭髮，說不定人家就會說她反對剪髮。反對剪髮不就是反革命麼？於是校長的位置……於是……

既是這樣想，似乎就可以決定下來了。但是她曾經寫一回通告，中間有這樣的語句，

「女子剪髮，成何體統！凡欲在本校求學者，一律不准剪髮。」就是附屬小學的低級生，頭髮披散，只齊到項頸，像和合仙一般的，她也要她們把頭髮留長，編成辮兒，如能梳通行的S髻當然尤其好。——不過這是去年的事情了。

「我也剪了，不要讓人家說笑吧？」她審慎地問自己。

「不，不礙事的。去年不通行，所以不准她們剪；現在通行了，所以自己都得剪。」彼一時，此一時，」書上所說就是這個意思。」她猶如一個敏捷的律師，立刻給自己辯護。

她於是舉起橢圓形的手照鏡。薄薄的一頭頭髮，幾乎要露出頭皮；色帶灰白，像慣臥在竈肚裏的懶白貓的皮。用手去摸掛在腦後的髻，瀟瀟的，鬆鬆的，不成一件東西。她開頭嫌厭她的頭髮了；她覺得三十多年來愛重的是另外一頭頭髮，像現在這樣黏着在頭上的可厭東西，除了剪掉簡直沒有辦法。

然而還有問題，到什麼地方去剪呢？玻璃窗上畫着紅白斜紋棍子的理髮店，這幾天的多是女主顧，她當然無妨進去。但是理髮店裏人多，玻璃窗外又排滿了好奇同貪饞的

眼睛萬一有一個熟人在裏頭，就將傳揚開去說：「今天李校長李太太在理髮店裏翦髮。」俏皮一點還可以說「落髮」，把人家比作尼姑。俏皮話倒沒甚關係，難堪的是點明白「今天。」今天才翦髮，足見是個新傢伙。在什麼都是新的好，惟有革命卻競誇老牌子的這時代，對於翦髮只是一個新傢伙，這怎麼行！

她便想到找一個女學生給她翦；那些女學生最會在頭髮上做工夫，十天的打扮可以有十個花樣，手段很不壞的。但是女學生的嘴大都伶俐，有時伶俐到幾乎刻薄，她同她們相處慣了，這一層當然清楚。如果拿剪刀在手的，待翦不翦，涎着臉兒開玩笑說：「去年我們要翦髮，你先生不准，並且說了『成何體統！』此刻現在，你先生也跟我们學壞樣失體統來了麼？」她想，聽到這兩句話的時候，板起面孔來斥罵一頓好呢，還是也涎着臉兒報以一笑？——是同樣地不妥當！

她願意人家向來就不曾留心過她的頭髮，以前她究竟是留着髮還是翦了髮的，每一個人人都模糊得很；她願意人家當她安安穩穩翦了髮之後，絲毫不以為新奇，只淡淡地

想，「唔，大概她是老早剪了的。」

然而這只是一種願望而已；人家究竟有沒有留心過她的頭髮，她完全沒有把握。在她自己一方面可以着手的，還是歸到本題，先打算安安穩穩剪了髮。她終於勉強地決定，命用人把同在學校裏擔一點功課的她的女兒請來。

同女兒商量有什麼勉強？因為她揣度到女兒會不贊同她的剪髮。這不是說女兒頑固，看幾莖頭髮同名節一樣地寶貴；女兒自己於前半個月就同一小部分學生把頭髮剪了（其時當母親當校長的她雖不會再寫通告，也沒有說讚許的話，彷彿只當沒有這回事。）但是想着女兒最近幾天的口調，「張家太太，三十多的年紀，也剪了髮，像個什麼樣兒！或者，王家太太，忘了自己的老少，也跟着媳婦兒上理髮店，出來的時候，笑得我肚子都痛了！」她就覺得能不同女兒商量為妙。女兒的弦外之音，不是說剪髮的事情該讓十七八廿二三的女青年們專利，再長大一點的也來剪，就是惡劣和醜態麼？並且，她顯然把自己的母親忽略過去，好像母親是潮流以外的人物了，無須剪髮是當然之理。她那里

知道母親因爲這潮流衝來的問題，正咀嚼着雖不強辯卻也頗有點惡賴的苦悶呢。

「我想把頭髮剪掉。你看怎樣？」女兒來了以後，李太太故意作無所容心的神態說，但語調實在不自然。

女兒忍不住笑了；朝陽照到她的頭上，齊耳根的鬢髮反射着晶光，配合着浮溢笑意的眉目同臉頰，恰像一朵剛開在春光中的驕傲的花。她鄙夷地向母親的頭頂瞟了一眼說，「媽媽的年紀，也學青年人的樣，恐怕不大好吧。」她用「恐怕」的字眼，是一種修辭法，好教對手不至於十分難堪；如果直抒胸臆的話，那就連「不大好」也無須，乾脆兩個字，「不配」就完了。

李太太想女兒果然不贊同，自己的揣度總算沒有錯。她不讓勇氣餒下去，便接上說，「年紀沒有關係。現在女人都應該剪髮。你不是已經剪了麼？況且我的地位……」

女兒聽到地位兩字，就引起潛藏在心頭的反感。婆婆媽媽的一些辦法，看待學生像看待自己的女兒或媳婦，嘮叨一陣，又溫存一陣，那里成一個像模像樣的校長！像去年寫

出「成何體統」的通告來，她自己是不覺什麼，卻教與她有關係的人羞媿無地。如果她肯放棄了她的地位，至少與她有關係的人可以無所羞媿。女兒這樣想着，有意作得嬌憨地說，「我們原常常說，學校的事辛苦，媽媽該休息休息。如果現在有規定，當校長的必須剪髮，媽媽正可以借此下臺。」

「什麼？」李太太有點發怒，她沒想到自己的女兒會說出這樣的話。「借此下臺！好輕易的話！你說我的一頭頭髮無論如何須得保留，甚至用校長的地位來交換麼？我的意思剛正相反，我寧願犧牲一頭頭髮來維持校長的地位！你知道我這樣做爲的是誰？誰？小姐，你要明白，都爲的你們呀！」末句是悽然的聲調；她傷心於自己的愛意完全不被了解，倒像自己骨頭賤，歡喜作老牛馬似的。

女兒想自己是什麼都明白：把女兒女婿軟禁在身旁，不讓出去展一展翅膀，就算是她老人家全部的愛意！她硬說女兒女婿經不起外邊的風險，像船兒一樣，必須歇泊在安全的港灣裏，而她自己就是安全的港灣。她全不知曉女兒女婿正自比於不怕在浪潮裏

跳來躡去的小划船，就是大風雨的天氣，也希望開駛出去嘗嘗新鮮的冒險滋味；她全不知曉他們最不耐的是死一般地歇泊着，歇泊的結果，無非爛掉船底，全體沉沒了下去完事！

靜了一歇，女兒吞吐地說，「那末媽媽也翦了吧。」她每聽到「都爲的你們呀！」那種聲口，雖然不滿於心，外面總順從地對付過去。

「你給我翦。」李太太像攬住一個稍縱即逝的機會，立刻接上說。

「我就給媽媽翦。」女兒看看自己的手，彷彿不相信這一雙手將要造成一個趨時的落伍者似地。「不過翦了之後，將來或者爲着什麼要裝起假髮來，我可不高興給媽媽梳那可笑的頭了。」

「那有這樣的事！」李太太堅決地回覆。

噶嗒一翦刀，李太太覺着頭顱異常之輕，好像頭頂也給削去了一片。突然間，她心裏十分悵然，先前願望人家不以她的翦髮爲新奇，現在已知道完全無望；她從手照鏡裏看，

秋草似的一頭短髮，露出一條條的頭皮，比以前挽髮髻觸目得多，就是近視眼也決不會放過。「看新剪髮的李太太哈哈！看新剪髮的李太太！」她彷彿聽見這樣的笑聲了。於是，新傢伙當然注定的了，而女學生刻薄的嘲諷又豈能幸免呢。

她這悵然一時找不到寬慰的路，只好無聊地決定，下半年不去聽前天剛剛開始的「黨義訓練班」的功課。

但是豈止到外邊去，最好連校長室也不要走出，讓那新奇事情永遠關閉在這間屋子裏，除開女兒，再沒第二個人知曉。於是她輕輕把門關了。然而馬上又發見這辦法並不妥當；人家要看校長在不在，就會推門進來，不是反而招引人家來看麼？還是做得泰然點，不致惹人家疑心。她重又輕輕把門開了；臉正對着門坐，讓那不會嘲諷人的牆壁獨自賞鑑她腦後的奇蹟。

女學生時時在門外經過，也有停了步向裏面望的；附屬小學的學生在那里拍皮球，有好幾回，皮球跳進了校長室。她想新奇事情一定給她們望見了；一種意欲包圍着她的

頭顱，要把牠壓迫，壓迫，壓迫到幾乎看不清那樣地小；她的眼再也擡不起來，定定地注視着攤在桌子上的一本新到的女子雜誌。繼而聽見「嘻嘻嘻嘻」的笑聲了，她的臉不由得漸漸紅起來。這不是笑她新傢伙，跟人家學壞樣，失體統，是什麼？她頗有點憤憤，真想提高喉嚨站起來宣言，「彼一時，此一時，」我現在也贊成翦髮了！是新傢伙，是剛才翦的，我一點也不忌諱！你們怎樣？你們笑什麼？」但是她終於缺少勇氣，勇氣猶如鎗礮的火藥，缺少火藥的鎗礮只好不放。經過了最無聊的一瞬間，她勉強擡起頭來說，「我頭痛，你們到別處去玩。」爲助成她的謊語，她的右手不自然地按着太陽穴。

「嘻嘻嘻嘻！」這種聲音漸漸搖曳而去，充滿着刻薄的諷刺意味。

她不敢用厭恨的眼光送這聲音，她恐怕有刺探的毒笑的眼光存留在門框邊，萬一彼此相遇，比較被痛打一頓還要難受。既如此，眼光當然回到雜誌上，這才看清楚上面印着些什麼字。阿，正是個驚心動魄的題目呢，「我不贊成女子翦髮！」看下面的署名，並無「女士」字樣，知道不是女子的手筆，女子作文少有肯犧牲那光榮的尊號的。男子而不贊

成女子翦髮，新翦髮的她不免惶惑了，於是趕緊看下去。

這篇文章果然出於男子之手，開頭就說明作者站在男子的地位，根據男性對女性的吟味立論。又說作者發這點小議論，並不敢輕蔑女性，看她們猶如瓶裏的花籠中的鳥那樣地品評着；但所謂吟味是應該被容許的，女性對男性如果發表類似的議論，男性是歡喜之不暇，決不會想到輕蔑或者別的不快意字眼上去。以下就是本文，說女性蓄髮挽髻，從男性方面言，視覺嗅覺觸覺都有妙美的趣味，尤其是同牀共枕的時候。略微蓬鬆的髮堆在枕上，引起你一種柔軟的感覺，你會想到練熟的絲；顏色是烏黑的，黑裏反射青光，加上那種卷舒自然的姿態，又教你聯想着天際的雲；雲繚繞於你的眉尖，雲覆護着你的心神，你就酣然陶醉在這雲裏了。頭髮裏又有一種特別的香氣，甜蜜暢適，勾起你百般的遐想；如果你的嗅覺不算得鈍笨，你一定不歡喜巴黎的上等香水，卻愛把鼻子埋在你旁邊的頭髮叢中飽嗅一頓；因為無論如何上等的香水總祇是物質的香，而頭髮叢中的一頓飽嗅，卻嗅到了人間的女性。至於觸覺，則是說在某一時候，你的兩手總愛依貼着女性

身上的一部分而髮髻的地方正好棲息你的一隻手；這樣，便見得兩個更其密接，更可以游泳在極度的放縱裏。這等趣味全是詩的，同時又全是人生的。假若這世間還需要詩，還不蔑視人生的吟味，那末女子何以要剪髮呢？剪了髮，雲是散了，香是消了！與雲散香消的女性睡在一起，你看，你嗅，你把握，完全像你的同性；如果你還能作愛字方面的文章而不覺得肉麻，作者祇有佩服你的好胃口，更有什麼話說呢！

她看罷，把雜誌厭棄似地推開，心裏有點蕩，又覺着羞，像偷看了不應該看的事情。她記起青年時期的經歷來了。甜美的夢，醉心的戲謔，以及酥化骨肉的放縱，這些沈埋在記憶的深淵裏了的，現在歷歷如在目前，甚至不遺漏一個最細微最不關重要的節目。她又特別想到丈夫對於她的美髮，作了不知多少讚歎的詩篇，致了不知多少喜愛的撫觸；把這雜誌上說的來同丈夫相比，就見這個作者空疎膚淺。她自己修飾美髮的技巧，與對鏡時躊躇滿志的心情，又多麼足以驕傲。阿，生命的光榮！然而現在，親手把這光榮毀滅了！想到這裡，不覺便轉入於傷感。

思念又改了向，她忽然代女兒抱着深切的憂慮。女兒似乎稟受她的遺傳，也有又長又軟又黑的一頭頭髮，現在是先半個月剪掉了；她想假如這個作者的話的確代表大部分男子的心理，那末女婿對女兒美滿的愛情不將因剪髮而發生變動麼？她於是自問，丈夫若在，會不會贊成她剪髮？不，決不；她斷定丈夫對於締結了兩人的緣分並且作了好些韻事的题目的美髮，一定要用百種的好意勸她保留。以此類推，女婿對於毫不瞻顧逕自剪髮的女兒正在覺着肉麻，將漸漸至於嫌厭吧。她不敢再想下去，當然更不敢問女兒半個字。

不到一點鐘之後，幾個女學生最先發見校長剪了髮，立刻傳說開去，於是全校師生以至校役無一不曉。在這個時代，女人剪髮直是平常的事，大家並不以為驚異，只於以校長的中年而也剪了髮，略覺有趣味而已。女學生們似乎已忘記了去年那「成何體統」的通告。

當李太太上課退堂時，幾個學生圍住她說，「先生，你……」

「我覺翦了便當得多，所以……」她連忙搶着回答，匆促之間，居然沒想到「壞樣」「體統」「新傢伙」等等。但一轉念便省悟身臨危地，嘲諷的毒箭將從四處射來，她踉蹌地逃回校長室。

一天，忽傳孫傳芳的兵渡了江，江南人心便震蕩起來。李太太懷着悔恨，皺起眉頭，又似乎不好意思地向女兒說，「真的，倒給你說中了！你把我翦下的頭髮快送到店家去編個髮網來。」在她腦子裏風車般旋轉着的是翦髮的校長……女革命……地位……性命……一團烏黑……

「我原勸你不要翦。」女兒偏有暇閒討口頭的便宜。「媽媽的頭髮少，生在頭上雖夠梳，要編髮網就怕不夠。」

「那末怎樣呢？」

「拿我的頭髮去編。」

「我們糊塗了。你自己也得編一個。編了你自己的，怎麼再能編我的？」

「我不用髮網，我不怕，又可以躲在家裏。」青年的女兒看切身的利害都像個荒遠的夢。

「他們會逐家逐家搜查！」李太太彷彿看見了黑的鐵鏈與紅的血。

「那末……」

「那末？」

渡江的孫軍終於完全覆沒，這在李太太當然猶如奪還了生命。但同時接到教育局免她校長職的通知，並沒敘明什麼原由，只教她預備交代。她重又被更深的悔恨拘囚住，一時入於昏迷狀態，喃喃地說，「倒翦了頭髮……」

一九二八年一月九日作

此页空白

某鎮紀事

甘蔗渣鋪得滿地；賣豆腐漿的不停地使用他的銅勺；做海棠糕的攤子上，男女手忙脚亂，攪麵糊，撥炭爐子，翻轉烘到半熟的糕，沿攤子站着男女老少，都突着饞饞的眼睛。每年新年頭，當然是陰曆的，這破寺的曠場上有類乎這樣的熱鬧。這一天是初夏時令。生意充滿的野草給成百成千的腳踐踏，葉斷莖折，疲乏地倒了。人身是前後左右相互接觸着，直射的太陽光照在或梳辮或剪髮或挽髮髻的頭頂上，彷彿有一層熱氣浮起。汗不定向的輕風這邊那邊吹送。「新年裏沒有這樣擠呀。」「咦，今天的人爲什麼



大衆喃喃說這一些話，足見這天的熱鬧勝似新年了。

「還不來麼！」雖略帶厭倦意味，仍是充滿熱望的口吻。

「肚皮餓癟了。還不來，還得餓。」

「不好回船喫了飯再來麼？」

「只怕正回船喫飯，卻就來了。」

「我們還是天發亮的時光喫的飯呢。」

「你們那里？」

「是陶村。」

「廿里多路呢。」

「比我們遠的還有。東塘也來了好幾條船，都行在我們的前頭。」

「趕春臺戲沒有這樣起勁。」

「自然咯。春臺戲年年看，七省巡按御史一般身分的人一世也難得見到一回。他又
是我們大家曉得的李大爺的兒子，更要看看他的威風。」

「他的身分，我知道是好比從前的欽差，十八省的事情他都管得到。」是傲然的聲
口，分明嫌那個人說七省短少了十一省。

「他該是個高高個兒，圓圓的官臉。」

「他十幾歲的時光我看見過，矮小得很，瘦瘦的臉兒，同幾個學生子就在這場上亂跑到現在不過十年，想來不會有什麼大變化。」

聽說看見過，驚異羨慕的眼光從各方投射，收集這些眼光的便顯露得意的神色。

「時來運來，官有官相。我想現在他一定變成個高個兒，圓圓的官臉了。」

那邊有另外的一組講話，同這一組一樣，把聲音提得頗高。

「老伯伯，你難得，這一把年紀，今天也上鎮來看熱鬧了。」

那老農人擡起紅筋滿封的病眼，興奮地答說：「我是快要沒得看了，故此今天出來看看。你們小夥子，活的日子還多；現當田裏忙的時節，何犯丟下生活也出來看熱鬧。」

「革命裏的官府從沒看見過，誰不想看看。」

「這倒不錯。我們都要看看什麼叫革命，可是看不清白。有的說革命就是減收我們的租米，但去年並沒減。今天來此看看革命裏的官府李家少爺，在他身上總該看得出一

點什麼叫革命來；那我死了見閻王，也算懂得革命了。」

「我聽人家說，革命就是年輕人當權柄，像李家少爺的年紀最交時運，老一點的都不行。」

「我聽人家說，在這鎮上，趙大爺的天下被壓倒了；不要他當鄉董老爺，不要他管一切的事，全得讓給小夥子李家少爺。」那沙嗓的中年農人說時故意抑低了聲音。

「那自然咯。不聽得麼，李家少爺好比從前的巡按大人，管到一十八省！這裡是個鎮，就在十八省裏頭，本該由他帶管。」

「趙大爺也管夠了。」先前說話的老農人蹙起眉頭回憶。「他當鄉董足有三十個年頭；起初也是個清秀小夥子，現在鬍鬚都花白了。你們不曉得，在他前頭當鄉董的就是李家少爺的叔祖老爹。現在又輪到了李家。這裡的天下，總在他們趙李兩家手裏。」

「老伯伯說得不錯，總在他們兩家手裏。」

停頓了一會兒，一個說，「這回下來察看了，不曉得要怎樣辦。」

麼？」

「自然是重興寺院了。有宋朝畫的觀世音菩薩，是幾千年的東西，還不要改造山門麼？」

「真的，敬神奉佛比修橋補路還要緊。」

「那牆壁上畫的觀音菩薩，我們也常看見，那知倒是古董寶貝。」

「你不曉得那觀世音菩薩也實在靈，對他燒香求兒子，沒有不如願。他是『送子觀音。』」

「你叫你的家婆來燒個香吧。」

「他的家婆是燒死了香也不會生兒子的。不相信，你問他。」

「誰給你說的！」

「哈哈，哈哈」

「來了！」

「來了！」

誰也不曉是誰開頭說的；大家只覺受到一種波動，因而向前後左右碰撞；年青姑娘不免喫一點虧，身體的某部分受着故意的傾軋，隨即含羞帶嬌吐一些習用的罵人語；同時感應了電氣似地，每一個人以爲等着瞻仰的人物來了。

「在那里？」

「在那里？」

頭顱的海的平面頓時漲起了波浪。

「不是的。是巡警捉賭攤。」

「連人連賭盤帶走了。」

「難道那人沒有孝敬巡警先生麼？」

「不會的，擺到賭攤總懂得規矩。」

「巡警先生很發怒，在那里咕嚕着，說怎麼今天也好擺賭攤。」

「爲什麼唯獨今天不好擺？」

「中間總有道理。」

「那末李家少爺還沒來呢。」雖略帶厭倦意味，對於未來的瞬間仍懷着美滿的希望。

李大爺家裏差不多辦喜事，只大門上的紅綢換了交叉的黨國旗。十名臨時僱工穿着借來的不稱身的長衫，跑出跑進像尋食的螞蟻。香煙要換「白金龍」哩，茶爐子看沒有沸哩，南柵頭去探聽汽油船到了不曾哩，款留尊客的房間還得加最後的整理哩：他們做來全身都有勁。桌子，交椅，屏風，炕牀，一律是紅木的，李大爺陳設了自家所有，還向別家借來好幾份；彷彿是展覽全鎮木器的精華。幾十盆月季是鎮上養花名手張家的，散置在各處的几案上，一朵花兒就是一個歡迎的笑臉。

豫備尊客住宿的房間在後進，是一排五樓五底，打掃得不留一絲塵埃。上下除開

當中的一間，兩旁都搭起臨時的牀鋪。近二十牀的薄綢被也會集了全鎮的精華；有些是新嫁娘的，放散脂粉同髮膚混和着的香氣。樓上正中一間，朝外置一架留聲機，大喇叭張着沉默的笑口。

廚房裏，鎮上頭等名廚叫做阿鮮的正在檢看特地進城購過反日會向南貨鋪私下買來的魚翅，他惟恐等會兒端上去，李大爺皺皺眉頭，意思是嫌得不爛。白板桌上，盛在白洋磁盆裏的巧克力糖有點融化了，半消失了方形的邊隅；剖開的花旗蜜橘引來三四個蒼蠅，搖頭搓腳表示嘗了異味的歡喜。野雞的屍骸橫躺在竈沿，精赤的胸脯肉顯露一二處鎗彈痕。牠的腳爪邊躺着浮切了四五刀的鱈魚，張開大嘴，等着到滾沸的油裏游泳。

這一回，阿鮮可也「才盡」了。問頂豐盛頂講究的筵席會弄麼；回說還不是爺們喫慣了的八元席。說八元席太寒儉，得好好兒加些名色；回說那只有進城去挑選上好的魚翅燕窩同白木耳，一壁用了雞鴨再加幾色野味。又問不能再討好點麼；回說再討好十倍也是願意的，怎樣下手請容細細想。但是想了兩天兩夜，把知道的食譜背爛熟了，還是不

得再討好點的頭緒。第三天靈機忽動，馬上趁小火輪跑上海。回來時帶着一大網籃的西式點心糖果以及渡過太平洋遠來的橘子蘋果之類；阿鮮說這叫沒法裏想出法子來。在這鎮上，大批地消費這一類東西的確還是破天荒。

一個僱工氣咻咻地跑進廚房，「喂，阿鮮，李大爺特地叫我趕回來吩咐你，等會兒魚翅要做各客的。」

「曉得了。幸虧豫備得多。」

阿鮮一轉身又去檢視下手剝好的蓮心；他知道喫了他平生第一大手筆的菜的一定不喫乾飯喫稀飯，格外討好，在他的食單上定下了百果粥。

汽油船慢慢靠岸，公安分所僅有的兩隻軍號吹起致敬禮的調子，二十四名警察雙手舉鎗，站成兩垛牆，中間是一條街；警察的牆外探起無數的頭顱，雖有陽光照耀，每顆頭

顧的兩個眼睛都努力張大了；埠頭上站滿迎迓的士紳，或脫帽，或作揖，或招起一隻手，各人表演自以爲最適當的姿勢。這地方嚷嚷了有兩三點鐘，這一刻卻完全靜下來，讓軍號聲獨個佔領了空間。每一個人感覺全身緊張，每一顆心不同尋常地跳動。

委員專家們登岸了。士紳上前寒暄過，逐一遞呈名片，才覺肩背上輕鬆了點。

「貴處有這樣的古蹟，光榮之至。設法保存，自是目前緊要事。」

以東道主自居的李大爺正在肚裏斟酌答語，乃郎卻搶着說：「我們先去看過觀音畫像再休息吧。各位急切要賞鑑那件古美術，想必同意。」

「當然先去看。」

「那末我們往寺裏走。」說着，按一按中山服的領圈，像帶隊的兵官一樣在前頭大踏步走。

李大爺看兒子脫略禮數，未免暗地嘔嘴；但從另一方面想，卻大有可以歡慰之處，便堆着笑臉與其他士紳讓尊客們先走，說着這里沒有車，竹轎太不舒服，只好有勞貴步，一

類的抱歉話。

二里長的市街一清早由公安分所的清潔夫打掃乾淨了，是真掃，也算得乾淨。各家的盆桶籃子以及賣東西的攤子一概不准沿街擺，街就似乎寬闊了好多。站崗警察攔住兩旁的人，要站成截齊的一線。在這中間，穿長衫同穿中山服的混和着的行列徐徐經過。隨後是擗鎗開慢步的二十四名警察。再後是先前在南柵頭伸長了項頸看的人們；他們不免嘻嘻哈哈，但能節制，不至過於放縱，正像迎神賽會時跟在神轎背後走一樣。

一家布店的夥計低低向站在櫃檯前的警察說，「你爲什麼把鎗放下了？走在最後的兩個穿布長衫的老頭子，是鼎鼎有名的委員呢，報上常有他們的照片。」

「真的麼？」的一念驀地在那警察的心頭刺戳，他縮回拭額汗的手重又舉鎗，不省兩個穿布長衫的老頭子原已走過了。

「你看，李家的兒子好勢威，帶了一大批闊人來。」

「他到底當什麼差使？」

「有人說他當了巡按大人了；引得團團二三十里的鄉下人都搖船來看，此刻寺場上比年初一擠到十倍還不止。革命時代那里有什麼巡按大人！巡按大人明朝才有，聽說書就知道。」

「他的職位總不小吧。」

「沒有什麼，是什麼地方——倒忘記了——一個調查員。」

「聽老李親口在茶館裏說的麼？」

「雖不是老李親口說，卻是聽老李的妻舅王老三說的。」

「就是調查員，將來總有執行委員的巴望，只消看同他一道來的是何等樣人物。」

是咀嚼着得意風光而吐露的歎羨的調子。

寺場上人衆又是一陣波動，頭顱的海的波浪洶涌起伏，更比先前利害。嘈雜的人聲

凝成緊壓頭頂的團塊。太陽轉了西，照見每個臉上都亮光光像塗一層油，然而並不顯得疲乏；有如看春臺戲，是業餘的興致的遊樂，曬點太陽光那里算一回事。「這回真個來了！」大家接到這樣的默示，慌惚地想將要顯現在眼前的景象應該是這樣：李家少爺像戲臺上的大官員，穿起不知什麼花色的大袍，拂袖，做身段；不是四個便是八個跟班，兩旁護衛，手裏執着長旗同槍刀，其中的一個也許帶一枝有小流蘇的馬鞭……

但是，行列到山門時，陣勢忽變，二十四名警察散隊，結成圈子，把閒雜人攔開，讓尊客們士紳們走在中心；這不得不靠鎗柄的幫助，於是「哎呀！」「唷唷！」「怎麼就打！」歷亂齊作，而波動力也更加擴大，直延到大殿的前階；有些人竟至脚不點地，身體給別人的身體擡起來了。

一個老委員低低地歎一聲氣；他想起平時說到爛熟的「民衆」兩字，明明在民衆中間，卻給武裝的牆把自己同他們分隔開了。然而這只同詩人言愁一樣，是淡而又淡的感念；況兼這類的經歷，年來已屬見慣；再一轉念時，也就沒有什麼。他於是仰起頭，悠然望

山門頂頗爲精工，可是殘破了的人物浮雕。

另一老委員隨口說，「這里人這麼多。」

「是本鎮同附近各鄉的民衆，特地來瞻仰先生們的。」李大爺的兒子想這句話算不得諂媚，可是得體。

尊客們聽了都相信，大家讓各地民衆瞻仰過來了，這里的民衆當然有他們的一份。

「那一個呢？」

「那一個呢？」

「喏，那個穿外國衣裳的。」

「是麼？」

「看不見呀。」

眼光從警察的肩頭脅下歷亂投射，身軀喫飽了鎗柄，還是看不真切；圈子裏一簇人，不知誰是有巡按大人一般身分的李家少爺。看得清白的是其中並沒有穿着不知什麼

花色的大袍，拂袖，做身段的人物；對於這個，人衆頗有點爽然。

專家發見了隱在山門背面牆角裏的一塊碑，要去看，以警察爲邊緣的整個集團便移向牆角。碑面生着苔蘚，又有積年的塵垢，字蹟模糊了。李大爺滿不在乎地掏出一方潔白的綢手巾，搶前一步，揩擦那石碑的全面。

其他的客人想這位鄉紳的攷古嗜好竟比專家還勝一籌，在這樣的場合，是應該也讀一讀那模糊的碑文的；便各偃着身軀讓眼睛湊近去。

隨後是專家的攷證，論斷，其他諸人的唯唯諾諾。

集團以外的人衆是莫名其妙，約略望見這一簇人對着一塊破石版，你也摸一摸，我也相一相，像尋得了珍奇寶貝。

「他不是高個子呢。」

「好像臉也不見圓圓。」

「你說他一隻手能管天下百姓的事麼？」

「爲什麼不能看他帶着一大批老的少的，不管天下事那里有這許多跟班。」

「穿起外國衣裳總不像個大官府。」

「革命裏的官府派頭是這樣，都穿外國衣裳。」

一壁議論，一壁窺伺探望，搜見了心目中以爲是李家少爺的人物時，各自貪婪地但又茫然地對他看個不歇。傳說了好幾天，盼望了好幾天，又在這寺場上立等了大半天的無所爲的希望算是達到了，身分好比巡按大人的人物算是看見了。

但是，一個人帶冷笑的聲音說，「李家少爺那里有功夫來，來的是他的替身。」

這句話的力量卻不小，凡聽到的，心裏都疑惑，失望，「難道真不得看見麼？」同時又想到丟了田裏生活，來這里白站白餓大半天，未免不值得。

這時候，集團分開塞緊的人羣移向大殿。大殿正門像怪物的張開的大口，裏面一片烏黑。尊客們士紳們被吞進去時，陣勢又一變，二十四名警察當門一字兒排開，代替了柵欄。

「他們進去拜觀音菩薩了。」

「拜菩薩去了。」

「……菩薩……」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五日作畢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 脚步集 ▼▼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葉紹鈞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排版者 建華排字所

印刷者 上海東虬江路普益里
工業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新中國書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1621B

